

論
幽
默

邵
洵
美
選

上海時代書局印行

84
8
174

論語叢書
論幽默

邵洵美選

上海時代書局印行

版初排重月二年八十三國民

所 版
有 權

角五元七圓金價定本基冊每

論幽默

目次

徵譁散文并提倡「幽默」.....	林玉堂.....	一
幽默雜話.....	林玉堂.....	三
論幽默.....	林語堂.....	一〇
論幽默.....	周谷城.....	二七
談幽默.....	王鵬皋.....	三四
論幽默的效果.....	錢仁康.....	四四
幽默辨.....	陳叔華.....	五八
幽默論.....	徐 訐.....	六一
一位真正的幽默作家.....	邵洵美.....	七〇
論幽默.....	汪儁然.....	七五

『笑』之社會的性質與幽默藝術.....	徐懋庸譯.....	九一
我們需要健康笑.....	小羊.....	一〇一
MABIE 氏幽默論抄.....	郁達夫.....	一〇六
『論語一年』.....	魯迅.....	一一一
『幽默』與『語妙』之討論.....	李青厓 林語堂.....	一一六
我之幽默解.....	朱孝莊.....	一二〇
幽默真諦.....	邵洵美.....	一二二
與友人論寫幽默.....	海戈.....	一二四
與友人再論寫幽默.....	海戈.....	一三〇
與友人再論寫幽默.....	邵洵美.....	一三七
再函達祖.....	邵洵美.....	一四二

徵譯散文并提倡「幽默」

林玉堂

(上略)我早就想要做一篇論「幽默」(Humour)的文，講中國文學史上及今日文學界的一個最大缺憾。(「幽默」或作「詼摹」，略近德法文音。)素來中國人雖富于「詼摹」，而于文學上不知道來運用他及欣賞他。于是「正經話」與「笑話」遂截然分徑而走；正經話太正經，不正經話太無體統。不是很莊重的講什麼道德仁義治國平天下的道理(這個毛病中國很古的，所以詩有毛序，韓序，申培詩說，而左傳文中便出了一位道學先生——劉歆)，便是完全反過來講什麼妖異淫穢不堪的話(這個毛病在中國也是很古的，所以有雜事祕辛，飛燕外傳，漢武帝內傳等等屈指不可勝數的傑作)。因為仁義道德講的太莊嚴，太寒氣逼人，理性哲學的交椅坐的太不舒服，有時候就不免得脫下假面具來使受抑制的「自然人」出來消遣消遣，以免神經登時枯餒，或是變態。這實是「自然」替道學先生預防瘋狂的法子，而道學先生不自覺。所以今日上海三馬路及北京東安市場能够有什麼黑幕大觀，中國五千年祕史，婦女百面觀，九尾龜等等之盛行于世；所以某報之「俱樂部」除了「三河縣的老媽」，「公寓中之生活」，「廁所里的婚姻問題」，「新文化之狗男女」，「同床共宿」一種題

目以外，便無所以爲俱樂部之資料；所以幾十歲老翁無肉欲可言之『吳吾』除去『雜事還須續祕辛』以外便無法以資消遣。換過來說，拿起西人詹姆士的一本心理學或是F. C. S. Schiller's Humanism講學理的書，雖無肉欲可言之六十歲老翁，也未嘗不可以借作一種最高的精神消遣。說來說去，還是我們中國人吃虧，其原因乃西洋講學理的書常可以帶說一兩句不相干的笑話，此笑話不是彼笑話，不是三河縣老媽的笑話，乃是『幽默』。（『幽默』是什麼東西，讓我在此地神祕一點兒別說穿了妙。）我們應該提倡，在高談學理的書中或大主筆的社論中，不妨夾些不關緊要的玩意兒話，以免生活太乾燥無聊。這句話懂的人（識者）一讀就懂，不懂的人打一百下手心也還是不知其所言爲何物。所以從前陳獨秀大肆其銳利之筆鋒痛詆幾位老先生們，從一方面看起來，我也以爲是他欠『幽默』（impotence of humour）。我們只須笑，何必焦急？近來做雜感欄文章的幾位先生好的多了，然而用別號小品文字終覺得有點兒不希奇。若是以『魯迅』來說些笑話，那是中國本有的慣例，若是以堂堂北大教授周先生來替社會開點雅緻的玩笑，那才合于西洋『幽默』的身格（幽默不是怎樣卑鄙的，說他也不是丟臉的事）。若是做細膩可愛罵人有步驟的只是『○然』『○生』，那是無可無不可的，若是有一位周作人先生不屑說些不相干的話來佔晨報副刊的篇幅，我才承認新文學受過了

西方文化，因為有這個觀念常在我心頭，所以今天早上看見東方時報英文第一面有一段文論南池子路旁一個露天的拴馬的地方，替這馬做了一個很不短的文章，又給他照了五個影片，加以記着極有趣的按語，臨時觸着我的意念，以為這種『不大正經』的勾當在中文報上主筆先生們一定是『不屑幹』的。其中英文又極好，又可以拿來做說不正經話不必丟臉的例，及如何可以使我們的生活不太乾燥無聊的例，所以就立定主意拿他來做這徵求繙譯的試題。（下略）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幽默雜話

林玉堂

我上回介紹幽默有點不規矩的說，『幽默是什麼東西，讓我在此地神祕一點別說穿了妙。』近日這名目漸有些人引用，因此我不免覺得上次那樣匆匆幾句詭祕神奇不照法子的介紹這新名目有點對不起讀者，而更加是對不起幽默。固然我這樣詭祕神奇的介紹，原以為幽默之爲物無從說起，與其說的不明白，不如簡直不說，故謂『懂的人（識者）一讀便懂，不懂的人打一百下手心也還不知其所言爲何物。』至今我還有點相信這話，並且相信『別說穿了妙』。況且要正式翻起什麼西洋講幽默學理的書來做一篇『幽默說』『幽默論』，恐怕不但

讀者一定以不讀他爲對付方法，並且連我自己也要不耐煩。而且太莊重的介紹幽默有點近於不知趣，（法國幾百年前有一位不知趣的演說家，自己刺刺不休的勸人緘默的道理，卒成書三十卷。）若要研究幽默學理的人自可去看看哲學家柏格森的 *Le Rire*，文學家 George Meredith: *Essay on the Idea of Comedy and the Uses of the Comic Spirit*，及心理學家 Th. Lipps: *Komik und Humor*，心理學分析家 Sigmund Freud: *Der Witz* 等書。但是學理可以不講，而由上篇文章介紹幽默幾句所直接間接發生的疑問，却不妨拿來談談，或者可以幫助大家對於幽默的了解與興會。

（1）有人問：幽默譯音，何所取義？

答：幽默二字原爲純粹譯音，行文間一時所想到，並非有十分計較考量然後選定，或是藏何奧義。Humour 既不能譯爲「笑話」，又不盡同「談諧」「滑稽」；若必譯其意，或可作「風趣」「諧趣」「談諧風格」humour 實多只是指一種作者或作品的風格。無論如何總是不如譯音的直截了當，省却起人家的誤會。既說譯音，便無所取義，翻音正確便了。不但「幽默」可用，並且勉強一點「朽木」「蟹螯」「黑幕」「談辜」都可用。惟是我既然倡用「幽默」，自

亦有以自圓其說。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諧趣必愈幽隱，而善于鑑賞幽默的人，其欣賞尤在于內心靜默的理會，大有不可與外人道之滋味，與粗鄙顯露的笑話不同。幽默愈幽默而愈妙。故譯為幽默，以意義言，勉強似乎說得過去。

(2) 問：幽默愈幽默而愈妙之道何如？

答：試以品茗為喻。最佳的茶無論是武夷小種，或是鐵觀音，鐵羅漢，都是初喝時若不覺其味，靜默三分後才得其其中不足與外人道之底蘊。若有西洋人以鐵觀音之味為不甚明顯強烈，必先加以牛奶而次加以白糖，那簡直是沒有喝鐵觀音的資格。幽默也有雅俗不同，愈幽而愈雅，愈露而愈俗。幽默固不必皆幽雋典雅，然以藝術論自是幽雋較顯露者為佳。幽默固可使人嫣然啞然而笑，失聲呵呵大笑，甚至于『噴飯』『捧腹』而笑，而文學上最堪欣賞的幽默，却只能夠使人家嘴旁兒輕輕的一彎兒的微笑。

(3) 問：然則三河縣老媽的笑話好像是和牛奶加白糖的鐵觀音了？

答：那里的話！三河縣老媽的笑話唯一的趣味是他的一點腥氣，異常膾炙貓口，其實一點的文學趣味都够不上。說他是加牛奶加白糖的西湖龍井，雨前，香片，

我還要說『彼烏足以當此』！大概是沒有喝過鐵觀音的人總能有此等發問。喝過鐵觀音而不覺其味者，亦在其例。

(4) 問：『陶然』先生以為中國人對於幽默或愛倫尼完全沒有理解的能力，有其事否？

答：這是千真萬真。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一章緒論，敘及當時北大教員開歡送蔡子民先生遊歐的會，散會後梁先生問陶孟和及胡適之所謂中國文化何所指，陶胡二先生答以『今天氣太熱』。這本是不大正經幽默式的答語，而梁先生拿他太當真，遂以為陶胡對於中國文化果無見解，他們『所說的（文化）完全是虛偽，完全是應酬！非常無味，非常要不得！』這些話實在牢騷；梁先生是我所敬重的一人，然而老實說，此地梁先生有點欠幽默。前個月還有人要加副刊記者以提倡『胡適論』及痰迷詩的嫌疑。前幾天還有藍公武的那封信。此種欠幽默的讀者在北平城里可以說是『隨拾即是。』

(5) 問：中國人是否天性若此，不然何以養成這全國欠幽默的讀者？

答：欠幽默讀者之養成，排場一點，可以說是端賴于體教霧化之力，淺顯一點，應說是當歸功于那些威儀棧棧道學先生的板面孔。板面孔之文學即不幽默之文學，

二而一，一而二也。其實面孔愈板愈靠不住，愈近于不通秀才之嫌疑。以當代通人論之，章氏梁氏只有一面牢騷氣，或藹然可親之貌，何嘗板其面乎？（或問『板其面乎』之筆法何自而來？曰：脫胎于西洋文之 Out-Herod Herod Out-Zola Zola 及中國古文之『人其人』，『廬其居』。）

(6) 問：閣下談的是幽默，何以突如其來的攻擊板面孔？

答：這正是問題中心。板面孔一日不去，幽默的文學一日不能發達，而諸位板面孔先生一日不能不藏藏躲躲的看三河縣老媽一類的笑話，或賦瘵迷詩。中國人天性富于幽默，這是我一再說過的，其所以不敢運用幽默之風趣于高談學理書中及大主筆社論中，只是捨不得這副板面孔而已。其實說來也是頑固的很。面孔固然不必太板，也不必過于鄙俗不文；我們不必講玄奧（什麼主義，什麼觀，什麼派）的高明話，然而又何必講不自重的三河縣老媽的笑話？若以為扯下板面孔來便失了身格的尊嚴，那是一種頑固不堪的謬見。大家誠誠實實，嘻嘻哈哈的談談學理多好，又何所用于板面孔？故正經說，非易板面孔的人生觀以幽默的人生觀，則幽默文學不能實現；反而言之，一個人有了幽默的人生觀，要

叫他戴上板面孔做翼道，輔道，明道的老夫子，就是打死他，也做不來的。

(7) 問：幽默的人生觀可得而聞否？

答：可。幽默的人生觀是真實的，寬容的，同情的人生觀，幽默看見人家假冒就笑。所以不管你三千條的曲禮，十三部的經書，及全營的板面孔皇帝忠臣，板面孔嚴父孝子，板面孔賢師弟子一大堆人的袒護，推護，掩護，維護禮教，也敵不過幽默之哈哈一笑。只要他看穿了你的人生觀是假冒的，哈哈一笑，你便無法可想。所以幽默的人生觀謂之真實的，以與假冒的相對。(或較新鮮一點，用『寫實的』Realistic view of life 也可以。)還有寬容與同情二字尚須說明，張敞為妻畫眉一段故事，『上問之，對曰，臣聞之，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于畫眉者』句后，書上尚說『上愛其能，弗備責。』這故事固然好在張敞之幽默之誠實，而尤好在漢宣帝之幽默之寬容。若當時兩位君臣板起面孔來，什麼話都不好說，張敞非亡命不可。漢宣帝之不嚴于責人輕於責己就是漢宣帝的幽默。(以上結寬容二字。)再說幽默之同情，這是幽默與愛倫尼(暗諷)之不同，而尤其是我熱心提倡幽默而不很熱心提倡愛倫尼之緣故。幽默決不

是板起面孔(Pull a long face)來專門挑剔人家，專門說俏皮，奚落，挖苦，刻薄人家的話。並且我敢說幽默是簡直厭惡此種刻薄譏諷的架子。幽默看見這可憐不完備的社會掙扎過活，有多少的弱點，多少的偏見，多少的迷蒙，多少的俗欲，因其可笑，覺得其可憐，因其可憐又覺得其可愛，像莎士比亞之看他戲中人物，像狄根司之看倫敦社會，像貴推之 Olympic humour 雖然不免好笑，却是滿肚我佛慈悲，一時既不能補救其弊，也就不妨用藝術工夫著于紙上，以供人類之自鑑。故謂幽默之人生觀爲我佛慈悲之人生觀，也無不可。幽默如此做法實能幫助人類之同情使略有同舟共濟之念。有時候社會出了什麼事，大家較不會冷酷酷的把一人的名譽用『衆所共棄』四個字斷送，而自以爲是什麼了不得的正人君子了。因爲冷酷酷的非笑他人而自以爲是了不得的正人君子，頭一樁便是犯了『欠幽默』的罪過。

— 9 —

話說到此，本想要一直寫下去，講講關於什麼生活乾燥無聊，幽默何以與笑話不同，什麼是幽默覺，道學先生何以非看金瓶梅不可，禮教何以被幽默一笑便糟……等等一樣瑣碎的問題。但是話實在太長了，不如就此結束他省事。只是一樣我須聲明的，就是我是絕對不

會做幽默文的人。若有人問我何不以身作則，我只能回答：幽默之事不能勉強的。這發問有點欠幽默罷？

好了，就此告辭了！端陽佳節去此已是不遠，若可再發個二成三厘八的欠薪，我們天天與粉筆黑板相周旋的朋友們，或者可以抖擻抖擻精神在這佳節時候，再來在道學先生跟前說些頑皮話罷。

論幽默

林語堂

One excellent test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 country I take to be the flourishing of the comic idea and comedy, and the test of true comedy is that it shall awaken thoughtful laughter.

——George Meredith: *Essay on Comedy*.

『我想一國文化的極好的衡量，是看他喜劇及俳調之發達，而真正的喜劇的標準，是看他能否引起含蓄思想的笑。』

——麥烈蒂斯喜劇論

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國的文化，到了相當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學出現。人之智慧已啓，對付各種問題之外，尚有餘力，從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聰明起來，對人之智慧本身發生疑惑，處處發見人類的愚笨，矛盾，偏執，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現，如波斯之天文學家詩人荷麥卡奄姆，便是這一類的。三百篇中唐風之無名作者，在他或她感覺人生之空泛而唱『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之時，也已露出幽默的態度了。因為幽默只是一種從容不迫達觀態度，鄭風『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的女子，也含有幽默的意味。到第一等頭腦如莊生出現，遂有縱橫議論捭闔人世之幽默思想及幽默文章。所以莊生可稱爲中國之幽默始祖，太史公稱莊生滑稽，便是此意，或索性追源於老子，也無不可。戰國之縱橫家如鬼谷子淳于髡之流，也具有滑稽雄辯之才。這時中國之文化及精神生活，確乎是精力飽滿，放出異彩，九流百家，相繼而起，如滿庭春色，奇花異卉，各有相模，而能自出奇態以爭妍。人之智慧，在這種自由空氣之中，各抒性靈，發揚光大。人之思想也各走各的路，格物窮理，各逞其奇，奇則變，變則通。故毫無酸腐氣象。在這種空氣之中，自然有謹愿與超脫二派，殺身成仁，臨危不懼，如墨翟之徒，或是儒冠儒服，一味做官，如孔丘之徒，這是謹愿派。拔一毛以救天下而不爲，如楊朱之徒，或是做厲仁義，絕聖

棄智，看穿一切如老莊之徒，這是超脫派。有了超脫派，幽默自然出現了。超脫派的言論是放肆的，筆鋒是犀利的，文章是遠大淵放不顧細謹的。孜孜爲利及孜孜爲義的人，在超脫派看來，只覺得好笑而已。儒家斤斤拘執棺槨之厚薄尺寸，守喪之期限年月，當不起莊生的一聲狂笑。於是儒與道在中國思想史上成了兩大勢力，代表道學派與幽默派。後來因爲儒家有「尊王」之說，爲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與君王互相利用，壓迫思想，而造成一統局面，天下腐儒遂出。然而幽默到底是一種人生觀，一種對人生的批評，不能因君王道統之壓迫，遂歸消滅。而且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莊文章氣魄，足使其效力歷世不能磨滅，所以中古以後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獨尊儒家道統，實際上是儒道分治的。中國人得勢時都信儒教，不遇時都信道教，各自優遊林下，寄託山水，怡養性情去了。中國文學，除了御用的廟廟文學，都是得力於幽默派的道家思想。廟廟文學，都是假文學，就是經世之學，狹義言之，也算不得文學。所以真有性靈的文學，入人最深之吟咏詩文，都是歸返自然，屬於幽默派，超脫派，道家派的。中國若沒有道家文學，中國若果真只有不幽默的儒家道統，中國詩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國人之心靈，不知要悶到如何。

老子莊生，固然超脫，若莊生觀魚之樂，蝴蝶之夢，說劍之喻，蛙蟹之語，也就够幽默

了。老子教訓孔子的一頓話：『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若是而已』，無論是否戰國時人所偽託司馬遷所誤傳，其一股酸溜溜氣味，令人難受。我們讀老莊之文，想見其爲人，總感覺其酸辣有餘，溫潤不足。論其遠大遙深，睥睨一世，確乎是眞在 comic spirit (說見下) 的表現。然而老子多苦笑，莊生多狂笑，老子的笑聲是尖銳的，莊生的笑聲是豪放的。大概超脫派容易流於憤世嫉俗的厭世主義，到了憤與嫉，就失了幽默溫厚之旨。屈原賈誼，很少幽默，就是此理。因爲幽默是溫厚的，超脫而同時加入悲天憫人之念，就是西洋之所謂幽默，機警犀利之諷刺，西文謂之『鬱剔』(wit)。反是孔子個人溫而厲，恭而安，無適，無必，無可無不可，近於眞正幽默態度。孔子之幽默及儒者之不幽默，乃一最明顯的事實。我所取於孔子，倒不是他的跼蹐如也，而是他燕居時之恂恂如也。腐儒所取的是他的跼蹐如也，而不是他的恂恂如也。我所愛的是失敗時幽默的孔子，是不願做匏瓜繫而不食的孔子，不是成功時年少氣盛殺少正卯的孔子。腐儒所愛的是殺少正卯之孔子，而不是吾與點也幽默自適之孔子。孔子既歿，孟子猶能談諧百出，踰東家牆而摟其女子，是今時士大夫所不屑出於口的，齊人一妻一妾之喻，亦大有諷刺氣味，然孟子亦近於鬱剔，不近於幽默，理智

多而情感少故也。其後儒者日趨酸腐，不足談了。韓非以命世之才，作說難之篇，亦只是大學教授之幽默，不甚輕快自然，而幽默非輕快自然不可。東方朔枚皋之流，是中國式之滑稽始祖，又非幽默本色。正始以後，王何之學起，道家勢力復興，加以竹林七賢繼出倡導，遂滌盡腐儒氣味，而開了清談之風。在這種空氣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性靈，周秦思想之緊張怒放，一變而為恬淡自適，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榮而入於初秋之豪邁深遠了。其結果，乃養成晉末成熟的幽默之大詩人陶潛。陶潛的責子，是純熟的幽默。陶潛的淡然自適，不同於莊生之狂放，也沒有屈原的悲憤了。他歸去來辭與屈原之下居漁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賞，但沒有激起哀憤之音了。他與莊子，同是主張歸返自然，但對於針貶世俗，沒有莊子之尖利。陶不肯爲五斗米折腰，只見世人爲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魯可憐，莊生却罵干祿之人爲豢養之牛待宰之彘。所以莊生的憤怒的狂笑，到了陶潛，只成溫和的微笑。我所以言此，非所以抑莊而揚陶，只見出幽默有各種不同。議論縱橫之幽默，以莊爲最，詩化自適之幽默，以陶爲始。大概莊子是陽性的幽默，陶潛是陰性的幽默，此發源於氣質之不同。不過中國人未明幽默之義，認爲幽默必是諷刺，故特標明閒適的幽默，以示其範圍而已。

莊子以後，議論縱橫之幽默，是不會繼續發現的。有骨氣有高放的思想，一直爲帝王及

道統之團結勢力所壓迫。二千年間，人人議論合於聖道，執筆之士，只在孔廟中翻筋斗，理學場中檢牛毛，所謂放逸，不過如此，所謂高超，亦不過如此。稍有新穎議論，超凡見解，即認爲悖經叛道，辯言詭說，爲朝士大夫所不齒，甚至以亡國責任，加於其上。范寧以王弼何晏之罪，浮於桀紂，認爲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都應嫁罪於二子。王樂清談，論者指爲亡晉之兆。清談尙不可，誰敢復說絕聖棄智的話？二千年間之朝士大夫，皆負經世大才，欲以佐王者，命諸侯，治萬乘，聚稅斂，卽作文意抒悲憤，尙且不敢，何暇言諷刺。更何暇言幽默？朝士大夫，開口仁義，閉口忠孝，自欺欺人，相率爲僞，不許人揭穿。直至今日之武人通電，政客宣言，猶是一般道學面孔。禍國軍閥，誤國大夫，讀其宣言，幾乎人人要駕湯武而媿堯舜。暴斂官僚，販毒武夫，聞其演講，亦幾乎欲愧周孔而羞荀孟。至於妻妾泣中庭，施施從外來，孟子所譏何人，彼且不識，又何暇學孟子之幽默？

然幽默究竟爲人生之一部份。人之哭笑，每不知其所以，非能因朝士大夫之排斥，而遂歸滅亡。議論縱橫之幽默，既不可見，而閒適怡情之幽默，却不絕的見於詩文。至於文人偶爾戲作的滑稽文章，如韓愈之送窮文，李漁之逐貓文，都不過遊戲文字而已，真正的幽默，學士大夫，已經是寫不來了。只有在性靈派文的著作中，不時可發見很幽默的議論文，如定

畫之論私，中郎之論癡，子才之論色等。但是正統文學之外，學士大夫所目爲齊東野語稗官小說的文學，却無時無刻不有幽默之成分。宋之平話，元之戲曲，明之傳奇，清之小說，何處沒有幽默？若水滸之李逵，魯智深，寫得使你時而或哭或笑，亦哭亦笑，時而哭不得笑不得，遠超乎諷鍊褒貶之外，而達乎幽默同情境地。西遊記之孫行者，豬八戒，確乎使我們於喜笑之外，感覺一種熱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儒林外史幾乎篇篇是摹繪世故人情，幽默之外，雜以諷刺。鏡花緣之寫女子，寫君子國，老殘遊記之寫瑣姑，也有不少啓人智慧的議論文章。爲正統文學中所不易得的。中國真正幽默文學，應當由戲曲傳奇小說小調中去找，猶如中國最好的詩文，亦當由戲曲傳奇小說小調中去找。

(中篇)

因爲正統文學不容幽默，所以中國人對於幽默之本質及其作用沒有了解。常人對於幽默滑稽，總是取鄙夷態度，道學先生甚至取嫉忌或恐懼態度，以爲幽默之風一行，生活必失其嚴肅而道統必爲詭辯所傾覆了。這正如道學先生視女子爲危險品，而對於性在人生之用處沒有了解，或是如彼輩視小說爲稗官小說，而對於想像文學也沒有了解。其實幽默爲人生之一部分，我已屢言之，道學家能將幽默屏棄於他們的碑銘墓誌奏表之外，却不能將幽默屏棄於

人生之外。人生是永遠充滿幽默的，猶如人生是永遠充滿悲慘，性欲，與想像的。即使是在駕者之生活中，做出文章儘管道學，與熟友閒談時，何嘗不是常有俳諷言笑？所差的，不過在文章上，少了幽默之滋潤而已。試將朱熹所著名臣言行錄一翻，便可見文人所不敢筆之於書，却時時出之於口而極富幽默味道。試舉一二事為例：

（趙普條）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韓王屢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韓王復懷之請見。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王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此是洞達人情之上乘幽默。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上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繇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

太祖所言，全是道學話，粉飾話。太后却能將太祖建朝之功抹殺，而謂係柴氏主幼不幸所造成。這話及這種見解，正像蕭伯訥令拿破崙自述某役之大捷，全係其馬偶然尋到擺渡之功，豈非揭穿真相之上乘幽默？

關於幽默之解釋，有哲學家亞里斯多得，柏拉圖，康德，哈勃斯，(Hobbes)，伯克森，弗勞特諸人之分析。伯克森所論，不得要領，弗勞特太專門。我所最喜愛的，還是英小說家麥列蒂斯在劇論中的一篇討論。他描寫俳調之神一段，極難翻譯。茲勉強粗略譯出如下：

「假使你相信文化是基於明理，你就在靜觀人類之時，窺見在上有一種神靈，耿耿的鑒察一切……他有聖賢的頭額，嘴唇從容不緊不鬆的半開着，兩個唇邊，藏着林神的諧謔。那像弓形的稱心享樂的微笑，在古時是林神響亮的狂笑，撲地叫眉毛倒豎起來。那個笑聲會再來的，但是這回已屬於莞爾微笑一類的，是和緩恰當的，所表示的是心靈的光輝與智慧的豐富，而不是胡盧笑鬧。當時的態度，是一種閒逸的觀察，好像飽觀一場，等着擇肥而噬，而心裏却不着急。人類之將來，不是他所注意的，他所注意是人類目前之老實與形樣之整齊。無論何時人類失了體態，誇張，矯揉，自大，放誕，虛偽，炫飾，纖弱過甚；無論何時他看見人類懵懂自欺，侈淫奢欲，崇拜偶像，作出荒謬事情，眼光如豆的經營，如癡如狂的計較；無論何時人類言行不符，或倨傲不遜，屈人揚己，或執迷不悟，強詞奪理，或夜郎自大，猩猩

作態，無論是個人或是團體；這在上之神就現出溫柔的諱意，斜覷他們，跟着是一

陣如明珠落玉盤的笑聲。這就是俳調之神 (the comic spirit)。」

這種的笑聲是和緩溫柔的，是出於心靈的妙悟。訕笑嘲諷，是自私，而幽默却是同情的情境。所以幽默與謾罵不同。因為謾罵自身就欠理智的妙悟，對自身就沒有反省的能力。幽默的情境是深遠超脫，所以不會怒，只會笑。而且幽默是基於明理，基於道理之參透。麥烈蒂斯說得好，能見到這俳調之神，使人有同情共感之樂。謾罵者，其情急，其辭烈，惟恐旁觀者之不與同情。幽默家知道世上明理的人自然會與之同感，所以用不着熱烈的謾罵諷刺，多傷氣力，所以也不急急打倒對方。因為你所笑的是對方的愚魯，只消指出其愚魯便罷。明理的人，總會站在你的一面。所以是不知幽默的人，才需要謾罵。

麥烈蒂斯還有很好的關於幽默嘲諷的分辨。

「假使你能够在你所愛的人身上見出荒唐可笑的地方而不因此減少你對他們的愛，就算是有俳調的鑒察力；假使你能够想像愛你的人也看出你可笑的地方而承受這項的矯正，這更顯明你有這種鑒察力。

「假使你看到這種可笑，而覺得有點冷酷，有傷忠厚，你便是落了嘲諷 (Satire) 的

圈套中。

「但是設使你不拿起嘲諷的棍子，打得他翻滾叫喊出來，却只是話中帶刺的一半褒揚他，使他自己苦得不知人家是否在傷毀他，你便是用揶揄 (Irony) 的方法。」

「假使你只向他四方八面的奚落，把他推在地上翻滾，敲他一下，淌一點眼淚於他身上，而承認你就是同他一樣，也就是同旁人一樣，對他毫不客氣的攻擊，而於暴露之中，含有憐惜之意，你便是得了幽默 (Humour) 之精神。」

麥烈蒂斯所論幽默之本質已經很透闢了。我尚有補充幾句，就是關於中國人對於幽默的誤會。中國道統之勢力真大，使一般人認幽默是俏皮諷刺，因為即使說笑話之時，亦必關心世道，諷刺時事，然後可成爲文章。其實幽默與諷刺極近，却不定以諷刺爲目的。諷刺每趨於酸腐，去其酸辣，而達到沖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默，必先有深遠之心境，而帶一點我佛慈悲之念頭，然後文章火氣不太盛，讀者得淡然之味。幽默只是一位冷靜超遠的旁觀者，常於笑中帶淚，淚中帶笑。其文清淡自然，不似滑稽之炫奇鬥勝，亦不似鬱勃之出於機警巧辯。幽默的文章在婉約豪放之間得其自然，不加矯飾，使你於一段之中，指不出那一句使你發笑，只是讀下去心靈啓悟，胸懷舒適而已。其緣由乃因幽默是出於自然，機警是出於

人工。幽默是客觀的，機警是主觀的。幽默是沖淡的，鬱剔諷刺是尖利的。世事看穿，心有所喜悅，用輕快筆調寫出，無所掛礙，不作爛調，不忸怩作道學醜態，不求士大夫之喜譽，不博庸人之歡心，自然幽默。

(下篇)

幽默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在西文用法，當包括一切使人發笑的文字，連鄙俗的笑話在內。(西文所謂幽默刊物，大都是偏於粗鄙笑話的，若笨拙，生活，格調並不怎樣高。若法文 *Sourire*、英文 *Ballyhoo* 之類，簡直有許多『不堪入目』的文字。)在狹義上，幽默是與鬱剔，譏諷，揶揄區別的。這三四種風調，都含有笑的成份。不過笑本有苦笑，狂笑，淡笑，傻笑各種的不同，又笑之立意態度，也各有不同，有的是酸辣，有的是和緩，有的是鄙薄，有的是同情，有的只是片語解頤，有的是基於整個人生觀，有思想的寄託。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靈的光輝與智慧的豐富』，如麥烈蒂斯氏所說，是屬於『會心的微笑』一類的各種風調之中，幽默最富於情感，但是幽默與其他風調同使人一笑，這笑的性質及幽默之技術，是值得討論的。

說幽默者每追源於亞里斯多德，以後伯拉圖，康德之說皆與亞氏大體相符。這說就是周

谷城先生（論語廿五期『論幽默』）所謂『預期的逆應』，就是在心情緊張之際，來一出人意外的下文，易其緊張為和緩，於是腦系得一快感，而發為笑。康德謂『笑是緊張的預期忽化歸烏有時之情感』。無論鬱別及狹義的幽默，都是這樣的。佛勞德在『鬱別與潛意識之關係』一書引一例甚好：

『某窮人向其富友借二十五元。同日這位朋友遇見窮人在飯店吃一盤很貴的奶漿沙羅門魚。朋友就上前責備他說：「你剛來跟我借錢，就跑來吃奶漿沙羅門魚。這是你借錢的意思嗎？」窮人回答說。「我不明白你的話。我沒錢時不能吃奶漿沙羅門魚，有錢時又不許吃奶漿沙羅門魚。請問你，我何時才可以吃奶漿沙羅門魚？」』

那富友的發問是緊張之際，我們同那窮人同情，以為他必受窘了，到了聽窮人的答語，這緊張的局面遂變為輕鬆了。這是笑在神經作用上之解說。同時另有一說，也是與此說相符的，就是說，我們發笑時，總是看見旁人受窘或遇見不幸，或做出粗笨的事來，使我們覺得高他一等，所以笑。看人跌倒，自己却立穩，於是笑了，看人棲棲皇皇熱中名利，而自己却清閒超逸，於是也笑了。但是假如同作京官而看同級的人擢升高位，便只有眼紅，而不會發笑；或者看他人被屋壓倒而禍將及身，也只有驚惶，不會發笑。所以笑之發源，是看見生活

上之某種失態而於己身無損，神經上得一種快感。常人每好讀罵人的文章。就是這樣道理。或是自述過去受窘的經過，旁人未有不發笑。然在被笑者，常是不快的，所以有所謂老羞成怒之變態。幽默愈泛指世人的，愈得各方之同情，因為在聽者各以為未必是指他個人，或者果指他一階級，他也未必就是這階級中應被指摘之分子。例如論語罵京官，京官讀了仍舊可以發笑，或者罵大學教授，『溫故』講義而四處『支薪』，大學教授也可以受之無愧，因不十分迫近本身也，所以兩方爭辯，愈涉及個人，如汪精衛與吳稚暉之對罵，愈不幽默，而易滲入酸辣成分；反之，愈是空泛的，籠統的社會諷刺及人生諷刺，其情調自然愈深遠，而愈近於幽默本色。

在這由緊張達到和緩的轉變，其中每有出人意外（即『逆應』）的成分。其陡轉的工夫，或由於字義之雙關（此係最皮毛之幽默，但也有雙關得機警自然，實在佳妙的），有的是出於無賴態度（如上舉窮人一例），有的是由於笑話中之冥頑，有的是由於參透道理，看穿人情。大概此種陡轉，出於慧心，如公孫大娘舞劍，如天外飛來峯，沒有一定的套板。善快諧者，自出機智。如 Lloyd George 一次在演講，有女權運動家起立說，『你若是我的丈夫，我必定給你服毒。』氏對口應曰：『我若是你的丈夫，我定把毒吃下。』這種地方，

只在人隨機應變。無鹽見齊宣王願備後宮，實在有點無賴也是一種幽默。然無賴，或胡鬧，易討人厭。好的幽默，都是屬於合情合理，其出人意外，在於言人所不敢言。世人好說合禮的假話，因循不以為怪，至一人闢發真理，將老實話說出，遂使全堂譁笑。這在佛勞德解釋起來，是由於吾人神經每受壓迫抑制 inhibition，一旦將此壓迫取消，如馬脫羈，自然心靈輕鬆美快，而發為笑聲。因此幽默每易涉及猥褻，就是因為猥褻之談有此放鬆抑制之作用。在相當環境，此種猥褻之談是好的，是宜於精神健康。據我經驗，大學教授老成學者聚首談心，未有不談及性的經驗的。所謂猥褻非禮，純是社會上之風俗問題，在某處可談，在某處不可談。英國中等階級社交上言辭之束縛，每比貴族階級更甚。大概上等社會及下等社會都很自由的，只有讀書的中等階級最受限制。又法國所許的，在英國或者不許，英國所許的，中國人或者不許。時代也不同，英國十七世紀就有許多字面今人所不敢用的，莎士比亞時代也是如此，但現代人之心靈不定比莎士比亞時人清潔，性之運用反益加微妙了。在中國如淳于髡答齊威王謂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問他既然一斗而醉，何以能飲一石，淳于髡謂在皇上侍側一二斗便醉；若有男女雜坐，「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可八斗而醉；及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

髻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薝蔔，當此之時，髻樂甚，可飲一石。』這段雖然不能算爲猥褻，但可表示所謂取消神經抑制，及幽默滑稽每易流於猥褻之理。張敞爲妻畫眉，上詰之，答曰夫婦之間，豈但畫眉而已，亦可表示幽默使人發笑，常在撇開禁忌，說兩句合情合理之話而已。

這種說近情話的滑稽，有數例爲證。德國名人 Keyserling 編著『婚姻書』邀請各國名家撰論，並請蕭伯訥作一文關於婚姻的意見。蕭伯訥回信說，『凡人在其太太未死時，沒有能老實說他關於婚姻的意見，』一語破的，此書中長篇大論精彩深長，Keyserling 原將該句列入序文中。相傳有人問道家長生之術，道士謂節欲無爲，餐風宿露，戒絕珍肴，不近女人，可享千壽。其人曰，如此則千壽復有何益，不如夭折，亦是一句近情的話。西洋有一相類故事，謂某塾師好飲，飲必醉，因此沒有生徒，潦倒困頓。有人好意規勸他說：『你的學問很好，只要你肯戒飲，一定可以收到許多生徒。你想對不對？』那塾師回答道：『我所以收生徒教書者，就是爲要飲酒。不飲酒，我又何必收生徒呢？』

以上所舉的例，可以闡明發笑之性質與來源，但是都屬於機智的答辯，是歸於鬱剔滑稽一門的。以成篇的幽默文字，又不同了，雖然他使人發笑的原理相同。幽默小品，並非此種

警句所合成的，不可強作，亦非所強作得來，現代西洋幽默小品極多，幾乎每種普通雜誌，要登一二篇幽默小品文。這種小品文，文字極清淡的，正如閒談一樣，有的專用土白俚語作時評，求其深入人心，如Will Rogers一派，有的與普通論文無別，或者專素描，如Stephen Leacock，或者是長議論，談人生，如G. K. Chesterton，或者是專宣傳主義如蕭伯納。大半筆調皆極輕快，以清新自然為主，其所以別於中國之遊戲文字，就是幽默並非一味荒唐，既沒有道學氣味，也沒有小丑氣味，是莊諧並出，自自然然暢談社會與人生，讀之不覺其矯揉造作，故亦不厭，而且在正經處，比通常論文更正經，因其較少束縛，喜怒哀樂皆出之真情。總之西洋幽默文大體上就是小品文別出的一格。凡寫此種幽默小品的人，於清淡之筆調之外，必先有獨特之見解及人生之觀察。因為幽默只是一種態度，一種人生觀，在寫慣幽默文的人，只成了一種格調，無論何種題目，有相當的心境，都可以落筆成趣了。這也是一句極平常的話，猶如說學詩，最要是登臨山水，體會人情，培養性靈，而不是僅學押平仄，講蜂腰鶴膝等末技的問題。

因此我們知道，是有相當的人生觀，參透道理，說話近理的人，才會寫出幽默作品。無論那一國的文化，生活，文學，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潤的。沒有幽默滋潤的國

民，其文化必日趨虛偽，生活必日趨欺詐，思想必日趨迂腐，文學必日趨乾枯，而人的心靈必日趨頑固。其結果必有天下相率而爲偽的生活與文章，也必多表面上激昂慷慨，內心上老朽霉爛，五分熱誠，半世麻木，喜怒無常，多愁善病，神經過敏，歇斯的利，誇大狂，憂鬱狂等心理變態。論語若能叫武人政客少打欺偽的通電宣言，爲功就不小了。

論 幽 默

周谷城

一 科學與文藝作品

會記數年前，丁文江與張君勸討論人生觀，丁謂人生觀可用科學來處理，張則謂人生觀不可用科學來處理。張意似以爲人生觀是活的，科學是死的，以死馭活，斷斷不可。丁意似以爲這是可以的。其實他們講的究竟是一些什麼，我於今全然忘却。不過自己把科學與文藝兩名詞聯在一塊，似乎又在想以死馭活，不禁聯想到丁張對於他們的人生觀的科玄之爭。

文藝是生活的反映，是生命的流露，當然不是死東西，因此之故，也一定有人認此爲不可以拿科學來處理的。但我向有一種信念，無論活到什麼程度的東西，無論流動到什麼程度的東西，我總以爲可以化成死板的，任我來宰割，任我來分析，從而找出其中的律則。這種

律則找到了，便可以說對於被分析之事物，得到了科學的認識。活的文藝作品，當然是可以用科學方法來宰割，來分析的。

文藝作品中，近來特別流行的有幽默一派。所謂幽默，我更以為是可以看成死板的，可以經過分析而找出律則的，甚至於依據已得之律則，可以做造幽默。

二 會心的微笑不是幽默

何謂幽默？前在申報自由談上，好象看見有韓侍桁先生拿『會心的微笑』以當之者。韓文旋被主持唯一幽默雜誌之林語堂先生轉錄。林且認『會心的微笑』為幽默的正解了。最近與某先生閑談，問其何謂幽默，彼連作『會心微笑』之狀以示。可見『會心的微笑』這個意義，有很多人接受了。我則以為『會心的微笑』不是幽默，而祇是幽默的文章所引出之反響，或幽默的故事，或幽默的言論，或幽默的舉止，總而言之，或幽默的態度，所引出之反響『所』引出的『會心的微笑』，與『能』引出『會心的微笑』的東西彼此全不同屬，且全然屬於正相反對的兩造。『所』引出的微笑，在賞鑑者方面；『能』引出微笑的，却在創作方面。我們祇能說以文章言語舉止態度引起別人發會心微笑的為幽默家，斷不能說被別人的文章言語舉止態度所引誘而發會心微笑的也為幽默家。

不過會心的微笑雖然不是幽默，而幽默之必須引起會心的微笑，却是無異的。倘一個人的言語文章行止舉動絲毫不能引起別人會心的微笑，無論如何不能算作幽默家。然則一個人的言語文章行止舉動究竟要包含一種什麼元素才會使人發會心的微笑呢？這是我要解答的。

三 預期之逆應

我分析許多幽默的言語或文章或舉止態度；其中有一決不可少的共通元素在：這元素即『預期之逆應』是也。所謂『預期之逆應』，即創作者對於賞鑑者所『預期』的東西，予以反面的答覆之意。凡『預期之逆應』，未必都是幽默；但凡幽默的東西，一定含有『預期之逆應』這個成分。且舉數例如下：

(1) 某人問蕭伯納：革命青年祕密開會時，忽被警察發覺了，如何應付？蕭答『趕快。』頗有幽默。

(2) 某影片上有兩孺三似的人進大旅館時，舉起筆來，連自己的姓名都不會寫，觀者大笑。

(3) 曾記老舍詩中似有如下之幾句：你這亡八旦的賊！你且再打：你如果再打，我一定跑回關內。

(4) 某人作了一篇胡適與出洋的文章，作好交給老婆看，老婆問：胡適是啥人啦？伊帶兵嗎？問答尙未到題，老婆復提議：拿着仔稿費買一隻絲襪給我着，好哇？好哇？好哇啦？這些例子，我當時看了，都發生了『會心的微笑』。分析這些例子之後，我深信其所以使人微笑之基本的共通的元素，實爲我所謂『預期之逆應』。大家預料蕭翁會以巧妙複雜的策略示人，蕭則以簡單得可憐的『趕快跑』三字答之，這是預期的逆應。大家以爲進大旅館者斷不至一字不識，連自己的姓名寫不出來；實事上却有不曾寫自己的姓名者在眼前，這是預期的逆應。大家以爲對付外寇，定有一套縝密周詳的計畫，作者却謂將跑回關內，這是預期的逆應。有文章給老婆看，老婆定係能文者；誰知并胡適亦不知道，且問胡是否帶兵的，這是預期的逆應。丈夫向老婆論文章，縱令不能深入論旨，也總得有相當結果；乃該老婆突然提議拿着稿費買絲襪，這是預期的逆應。我分析過許多幽默的文字或言語或行爲，沒有不含『預期之逆應』這一元素的。

四 幽默與個人生活

朋友們常說：幽默是隨賞鑑者程度之高下而不同的。同一幽默之文，賞鑑程度高者覺其爲幽默，賞鑑程度低者，則不覺其爲幽默。所爲深者見其深，淺者見其淺是也。這是千萬萬

確的事實。但我們要問：爲什麼深者見深淺者見淺。爲什同一幽默或看出了，或看不出來。這一問題，我們拿『預期之逆應』這個元素或律則來衡量，便可得一很明確的認識。同一句話，甲聽來覺幽默，那便是因爲甲與該話之間，『預期之逆應』的律則存在着。乙聽來不覺幽默，那便是因爲乙與該話之間『預期之逆應』的律則動搖了。如前例蕭伯納謂警察來了『趕快跑』，文人聽了幽默，工人聽了決不幽默。文人之『預期』大，『趕快跑』是微弱得可憐的方法，適與大的預期相反或悖逆。工人之『預期』小，『趕快跑』雖是微弱得可憐的方法。適與小的預期相成或順應。預期之逆應既然成了預期之順應，於是幽默的東西成了不幽默的東西。預期是隨生活經驗閱歷等而不同的，所以幽默也隨生活而有異。文人的生活大體相差不遠；故一幽默之來，衆文人皆懂得。文人與工人的生活絕不相同，故文人所見之幽默，工人往往全然不知。

五 幽默與世道

幽默與個人生活之關係，約如上述。幽默與世道的關係，也可看得出來。據我的觀察，世道盛，天下太平，一定很少人能够幽默。世道衰，天下變亂，定多幽默之家。蓋世道衰，天下變亂，社會上充滿了矛盾。例如農民與地主間的矛盾，工人與廠主間的矛盾，民族與帝

國主義者間的矛盾。在在皆是。這些矛盾，如要解決，對打是一方法。打完了，矛盾一度解決，便得一度太平。唯對打之勢已成，事實上尙不許乾乾脆脆的打，一任矛盾之局綿延，當時幽默盛行的時候。蓋『預期之逆應』這個律則，正是代表矛盾的。如農民裝腔作勢，決心要與地主對打；然抬頭一看，警察就在前面，所有的做作，一會兒要縮到等於零。這情境倘以言語文字表出之，定有幽默。裝腔作勢的描寫，造成讀者的『預期』等於零的結論，恰成了此預期的『逆應』；『預期的逆應』成，幽默的意味便顯，這可以說是環境或時代造成幽默。日本小鬼打來，民族英雄裝腔作勢。裝腔作勢的描寫造成讀者的『預期』；結論謂『小鬼，你再來，我一定跑回關內，』却恰恰成了此『預期』的『逆應』，老舍善寫此種矛盾之狀，故有極好的幽默之詩。世道衰，天下亂，矛盾充滿全社會，對打之局，到處皆是；對打之事，到處不許。到處有裝腔作勢的；勢子作成了，不看見下文。此一矛盾，迫使文人寫在紙上，最後乃汽化 (Evaporate) 而為會心的微笑。故曰世道衰，多幽默。

六 論幽默可以做造

幽默的律則，是從許多幽默例子上歸納出來的，歸納出來之後，又從社會上找了根據。那末幽默的作品大可以做造出來。不過是既謂幽默可以依法做造，我自己却不能做造幽默。

這并非滑突之言，實爲幽默的律則所限。蓋我既主幽默可以做造，則讀者對我作品的「預期」老早定了。於是我的作品與讀者之間，一定祇有預期的順應關係，而不會有預期的逆應關係。幽默之律則，終不能樹立，故我不能做造幽默。至若我以外的聰敏人，却很可依一定之法則做造幽默作品。蕭伯納說他自己嘗未說話之時，努力苦思，思得之後，用力說出。人多以爲這是造成幽默之祕訣，其實這祇足以證明他說話認真，却不是造成幽默之訣。我現在且舉出幾個切實可以遵守的要訣如下：（1）要看得見社會上矛盾的事實之焦點；（2）要求讀者與作品間預期的逆應關係能够成立；（3）要從讀者的生活去估量他們的預期。

七 論有計劃的幽默之非

幽默固可依法做造，但文人決不可爲着表現幽默而作文章，却祇可爲着要作文章而運用幽默。文章中之幽默，須與不幽默之部份并列，才能顯出。全篇無幽默，固不能叫做幽默文章；若全篇祇有幽默，文章要旨亦祇是幽默，那末幽默之律則反將冲破；預期之逆應，行將變成預期之順應。假如要作一篇幽默文章，題爲一九三四年大事預記。由這題目，讀者定將有大的預期，將打算看真正大事之列舉。作者却偏以小到可憐的事慎重的舉出，構成預期之逆應，幽默的味道以成。但一年至少有十二月，倘月月舉小事，讀者受逆應的教訓太多，於

是逆應反將成爲預期。他看見一二三四五六各月所舉皆小事，遂預料此作者於七八九十……各月亦必舉小事。這樣一來，他讀這篇有計畫的幽默文章，讀完一半，將不再讀下去了。這其中殆有量的增加到質的變異之理在。蓋在上半篇中，預期之逆應的律則，到下半篇中，因歷時既久之故，將突變爲預期之順應。預期而有順應，幽默之律則以破。因此我總以爲某某年大事預告，或替某某機關擬五年或十年計畫等題目，都是不好作的。總而言之，有計畫去作幽默文章，最是危險；文章之幽默的元素，祇可於立言遣詞中偶然用之，且須與不幽默的部份相混。

八 結語

以上所論，既非根據心理學原理以立言，又非根據文學原理以立言。祇因幽默的東西有趣，感受之後，往往逼着我於有意無意之間去加以思索。思索之後，好似有許多話要說；然真正說來却又祇有這些。且我既不是研究文學的，又不是研究心理學的。上所云云，或是胡說，或是陳言，自己并不曉得，乘興寫出，將以就正於讀者諸君。

談幽默

王鵬皋

我說：你爲甚麼不幽默？實在是我不懂幽默，不敢幽默，其實你何嘗不想幽默？你想幽默而仍不懂幽默，不敢幽默；於是你又掉轉舌尖來痛罵幽默。但，你知道不？你這一罵，於不知不覺中已表現了你本身的幽默。因爲你想幽默而又不懂幽默，不敢幽默，於是你便妒忌幽默，含恨幽默，乃至痛罵幽默。你痛罵幽默，就是你無形中不懂幽默，不敢幽默，妒忌幽默，含恨幽默的真實情緒的表現。只這真實情緒的表現，便是幽默。然而你爲甚麼不懂幽默，不敢幽默呢？我給你揭穿了吧！就是你太『顧忌』；你太『想』；你太『裝作』。須知幽默只是瞬間的感覺，顧忌不得，一顧忌卽爲道德力所左右，理智所拘束。想也想不得，一『想』，你瞬間的真實感覺便會消失；裝作更是要不得，因爲幽默只是瞬間真情實感的活現；只是『卽感卽覺卽動』，絲毫不能假借，絲毫不能裝作；不能爲世俗的道德所左右——因幽默的自身已包有極大的道德；不能利用理知——因爲理知卽幽默所產。所以幽默只是『卽感卽覺卽動』，只是活潑潑的真情出現。這個，你明白了麼？你也許還不明白，你也許還要問『幽默』這個名目兒究作何解？有甚根據？噯，我說你這個人的道學氣味太酸，要不，你一定進過甚麼的學院，專講方式名學的，是不是？那末，也好，我告訴你吧：『幽默』(Humour)就是“ineffability”(不可言註)。俗話兒叫『說不出來』。說不出來叫幽默。這個，

不知你是不懂得的。不過，我可以找幾個懂得的人來說，在幾千年前騎青牛過函谷關的那個李老頭兒，他就很懂得這個，所以他說：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

「道」即是「幽默」所含的「道」。（名詞上的差異是無關的。）「恍惚」即是幽默的真理，「窈冥」即是孔老二說的「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也就是我剛才講的「說不出來」的秘奧。「有象」「有物」「有精」「有信」，就是幽默所提倡的「重實物」，「不可無物」，「尊性靈」，「近人情」，（「四句林語堂語」我這樣說法，你也許不心服，你一定以爲「幽默」叫人笑，老子的「道」不會叫人笑。噯，其實老子是叫人大笑而特笑的，他不是說「下十問道而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嗎？連「下士」問道都非笑不可，你就可以想見道不能使人笑還成甚麼道？幽默不叫人笑還成甚麼幽默？并且，幽默不單是使人笑，還要使人能生一種悠然肅然之感，有時竟能使人在「會心的微笑」中不知不覺的吊下辛酸之淚來。若像你們這般自負不凡的道學先生所誦的「道」，老實說，簡直等于放狗屁，叫人聞而頭痛心嘔，爲何笑得出來？所以，我說李老頭兒最懂得幽默，他騎牛過函谷留下五千字，與世絕緣

便是他幽默的表現。

還有李老的信徒莊周，他也很能明白幽默的道理，他說：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之行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亦然，惡乎不然？』（齊物作篇）

不然亦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齊物作篇）

這可乎可，不可乎不可，惡乎然？然亦然，惡乎不然？不然亦不然，便是幽默所含『不可言詮』的真義。現在你們有好些所謂新學家，對於一切事情動不動總愛造些臆說；立些假定。

一件事弄出許多名詞來區別形容，真令人莫明其妙。幽默就不主張這一套。什麼事，真則真，假則假，西施海倫不待你形容還是西施海倫；阿貓阿狗不待你形容還是阿貓阿狗，并不因你的形容而增減絲毫。所為幽默是不可言詮的，只是真情實感的活現。莊子很懂得個中的三昧。他說『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大宗師篇）莊子的『道』是『無所不在』。大之在宇宙，小之『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甕』，『在屎溺』處處皆在。（知北遊問答）幽默也是『無所不談』。大之如上下古今，小之如『牛毛』『蒼蠅』，事事物物皆談。（林語堂語）這些地方比較起來，莊子實在是『幽默』中人。不過他有些地方委實『幽默』得太過火了，把幽默變成『典型化』『神祕化』，反令

人覺得有點兒不近人情。譬如：那次他和老婆開了一次大大的玩笑，把老婆氣死了，已是一千個不該，他還用瓦盆子來打着拍子唱歌，說甚麼『妻死我必埋，我死妻必嫁，我若先死時，一場大笑話……』你看，多荒謬呀！他平常罵人家不近人情，不自然！你看這種地方他自然不？近人情不？其實人生本來就是這麼回事兒。『還不是有時笑笑人家，有時被人家笑笑，』當時莊子要是本着他『可乎可，不可乎不可，』的主張一聽自然，就不會幽默得那樣過火，把幽默典型化了，是不是我說他把幽默神秘化了，也不是冤枉他。有一次他到楚國去，路見一空頭人形骸，他被感動了！當時他便很幽默的用馬鞭子輕敲髑髏說：『夫子之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鐵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至樂篇）這樣對死人發抒情感的事情，也許有之，可以說是真正的幽默，但後來『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說的那段話，簡直是完全假借，有意扯謊了。只這假借即是把幽默神秘化，只這扯謊便失去了幽默的真義。

與老莊同時代的人，幽默的很多，不過我怕你不大喜歡，還是把你鎮日假口口聲聲說的那個孔老二孔丘來說說吧，我說他決不像你們這般傢伙，他是一個本着真性情做事的可愛人

物。你知道他很努力論理哲學的，他很想把他的論理思想傳遍列國，可惜那時代的人，比他強的又瞧不起他，比他不如的又不了解他，到處都碰釘子，栖栖遑遑的很奔走了幾十年，一無所成；有一次他的門人問他是什麼原故，他當下即很憤慨的答道『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這實在是真情實話。他那當下的憤慨即是幽默。你也許要說：『我們夫子這話是因當時一般人不明「中庸」而說的。』我說，可不是，你懂得了。但後來他感覺『道』實在行不通了，所以才發表『必也狂狷』的主張。幽默也『尊狂』。狂不是叫人墮落，是叫人『進取。』狂狷的行爲是眞性情的流露。孔丘注重講禮，但他更注重『禮之本』，『本』就是『直』，『直』就是尊重個人性情的自由。人若沒有眞性情，雖行禮樂之文，只是增其虛偽，所以他主張要『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又說：『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他最痛恨欺世盜名，虛偽用事的這種人。他說這種人雖『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你想：這是如何『深惡痛絕』的口氣。我說他自己是一個本着眞性情做事的可愛人物實在不是講假。可惜你們這些後來的儒家，枉自抱着他這塊金字招牌，不能了解他，還要歪曲他。現在，你們中有好些人，常常掀起一付燒餅似的面孔宣傳他的仁義道德，肚子裏却是包藏着禍胎，不肯像他那樣眞情實意的做事。真是孔教

中的不幸！我想他若在世時，一定要把你們這般缺乏人性的徒孫逐出巷里，打在沙漠地方去替人家看駱駝。噫！我說你們也應該像他那樣幽默一下子了。

呵！我又想起兩個人來了，一個是你們常常說的那才高八斗的曹植曹子建。我說他很幽默，你該不會詫異吧？單表那次他哥哥曹丕登了極，他在外藩不會去朝賀，曹丕氣極了，要殺，又找不着他的錯兒，想來想去想出一個法兒：叫他作詩，豆萁爲題，三步作成，你想，作不成是違抗聖旨，還了得嗎？當殺！作成呢？意思兒若有不對，也殺！當時滿朝文武誰不替他捏把汗？那知他一點也不着急，聖旨一下：『作！』他馬上就漫步吟出『煮荳燃荳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你看，這首詩真是了不得的幽默上品，曹丕受了他幽默的暗示，不但不殺他，并且被他感動哭起來了，我說，你若肯細心去翻閱他的詩集，幽默上品多的是。他真是古今來最偉大的一個幽默詩人，可與他比肩的只有那六朝的大詩人陶淵明。

陶潛，這個人，你也很熟悉吧。他的文章大概你也讀過不少，歸去來辭，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都是他寄情抒懷的幽默作品。他有一首飲酒詩你讀過嗎？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

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真有意，欲辯已忘言。』

你看，他的心境是何等曠達？情趣是何等悠然？最後兩句，就是『幽默』的說不出來處。這種文章，沒有性靈，沒有熱血，沒有真情感的俗人，能做得出來麼？轉爲『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這種絕頂幽默的句子，俗人們恐一輩子也想不起來！後來的文人真少有像他這樣幽默的，倒是那晚明年間不甚爲人所取的袁中郎與他有些兒相近。又如讀山海經『……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旣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汎灑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這可以說就是現在一般提倡幽默的人的真實面目。

我說了這許多，難道你還不明白『幽默』麼？哦，也許你是佛門弟子！不，你也許是研究宗教的：這更好了。你們宗教家爲宗教立得有個名詞“ecstasy”這個字與我剛才說的“ineffability”『意謂』頗相同。你明白了這個“ecstasy”字，你就明白『幽默』的真義了。再說，你也許看過佛經的吧？那釋迦太子就是一個頂頂幽默的大人物，出遊四門便是好例，佛經上說：

『太子出遊，看諸耕人，赤體辛勤，被日炙背，塵土岔身，喘呷汗流。牛糜犂端，時時捶掣，犂稿研頰，鞅繩勒咽，血出下流，傷破皮肉，犂揚土撥之下，皆有蟲

出，入犂過後，諸鳥雀競飛吞啄取食。太子見已生大憂愁，思念諸衆生有如是事，語諸左右；悉各遠離，我欲私行。卽行到一閻浮樹下，於草上踞而坐，諦心思維，便入禪定。」

本來麼，農人辛苦還不是『活該』受罪？一條牛受了傷，又有甚可悲。致于羣鳥啄蟲而食，更不值得注意，比起咱們這個人殺人，人吃人的社會來，算得甚麼？何況這類的事，原是與天地俱生，『弱肉強食，適者生存，』本是宇宙萬物進化的大道理，那裏用得着人們大生憂愁？然而你看釋迦偏不這麼想，還要一個人孤單單的跑在甚麼閻浮樹下，去坐在草地上，像煞有介事的『諦心思維』。真是幽默！後來出西門遇死人而出家這段更幽默了，你看：

『出城西門，見一死屍，衆人輦行，無量姻親，圍繞哭泣，或有散髮，或有捶胸，悲咽叫號，太子見已，必懷酸慘。還問馭者，馭者自言：此人捨命，從今以後，不復更見父母，兄弟，妻子，眷屬；如是恩愛眷屬，生死別離，更無重見；故名死屍；一切衆生，無常至時，等無差異。太子聞已，令車回宮，默默繫念如前……太子自念出家時至，於是候夜中內外眷屬悉皆昏睡，車匿牽馬，踰城北門而出。』並且當時他還發誓，作獅子吼：『我若不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不得阿耨羅三藐三

菩提，要不還此。」

够了够了。釋迦後來成了『證果』沒有，酒家不講，且由你們宗教家哲學家什麼研究去。我只說他這種『動念』，勿論是『解脫』自己，勿論是『解脫』衆生，都不免『太傻！』你想：太子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貴人。將來『君父』一死，就是『九五之尊』，稱孤道寡，何等榮耀，何等享福。還要去出甚麼家？了甚麼道？況且，一人出外，多麼危險？說不定爲『山荒』所吃？爲『強人』所害？那時節，還有甚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可斷？真是『太傻』；真是『太傻』！然而，你明白不？這點『傻』就是真情實感的活現。因爲他有這點『太傻』之情，所以，我才說他是頂頂幽默的大人物。

說到這裏，你總該懂得『幽默』的祕奧了吧，古今來稱得起思想家的沒有不含幾分幽默。宇宙沒有幽默便不能流轉變化；人生沒有幽默便成爲呆板的人生。幽默只是活潑潑的真情出現，只是『卽感卽覺卽動』！你懂得了麼？也許你認爲我說的這些話太玄妙了。那末，我告訴你一些淺顯的事實吧。譬如：林語堂開菜單向西崽請益，端午日躲在家裏看蜈蚣渡，（論語×期半月要聞）梁漱溟君問胡適之君東方文化何所指，胡適之君答以『今天天氣太熱！』（梁著東西文化一章緒論。）又如有人在游泳池見人跳水，忽然大聲噴救！這些，這些，

只要你肯去細心會意，也都有幽默的成分。再如：你於一萬籟無聲之夜，仰臥床上，久而不能入眠，驀見窗外明月流華，雲靜天空；室內鐘鳴滴達，旁人鼾聲大作，一切各物皆呈異態，頓現眼前，於是，你性靈忽然上昇，似與你所見一切皆相會合；因而你有所感焉，當此之時，你若披衣而起，扭開電炬，捉筆伸紙，將你瞬間之所感所覺，毫無忌憚——不爲道德所拘，不爲理知所束——盡情流露紙上。至天明起來，忽又忙忙將你半夜所寫文章，看了復看，心中喜極，欲狂便狂，弄得旁人不知你喜些什麼？狂些甚麼？這就是你活潑潑的真情出現，便叫『幽默』

這回，你該懂得『幽默』了吧？你若懂得，你以後也很可以幽默一下了。你若還不懂得。我也沒法，只好說：你生成不是幽默漢，俺對牛彈琴也枉然。你若說我講的不對，你就去問提倡『幽默』的林語堂去，酒家不願意絮絮叨叨的和你說了。

論幽默的效果

錢仁康

一 前 言

什麼叫做『幽默』？這開宗明義的題目就難於找到圓滿的答案；向幽默專家去說話吧，

幾乎各人有各人的定義，聽來越弄越糊塗。至於爲什麼要幽默，各方面的意見似乎沒有那麼紛紜；但認真說來，却也頗費考慮。說不定論語社同人中間就有幾個『幽默至上主義者』；另外，自然還有『非幽默至上主義者』：這麼着，光『爲幽默而幽默』與『爲人生而幽默』的論戰，就够編出一冊洋洋數十百千萬言的專集來了。且幽默的範圍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的幽默，不過是對於心性方面的一種涵養功夫而已；可謂『會心的微笑』，『心靈的光輝』等等，說得非常玄秘，使人不能得其堂奧，故其本身難免曲高而和寡。我以爲最好把幽默分爲兩類：『形而上的幽默』和『形而下的幽默』：前者當牠做一種修養，而後者當牠做一種工具，即是比較有實用性的東西。這主張一定有人要起來反對，以爲幽默而可以實用，一定是矯揉造作的機械品，或者是淺薄得可笑的低級趣味；如此『玩物喪志』的下流東西，總難登幽默的大雅之堂的。——其實，以涵養心性爲依歸的純粹幽默固有其高超的主旨，以應付環境爲目標的實用幽默，也自是人生的一方面：二者各具妙用，初不能有所偏廢也。

本文所取材料，除幽默的涵養一節旁及純粹幽默以外，大抵偏重實用幽默；因爲關於闡透純粹幽默的著作，所見已不少，似不必再作『老生常談』了。又幽默的含蓄作用一節中所

論的，與『譏諷』極接近，幽默手腕一節所舉，又類似『機智』；嚴格說來，這兩者在性質上是和幽默有區別的；但本文所謂幽默，既取廣義，也就不再把牠們細分界限了，——其實這就是『實用幽默』的本色，倒並不是『指鹿爲馬』。

二 幽默的快樂作用與趣味性

人生應該追求快樂，避免痛苦，是無可否認的事。快樂主義者穆勒氏說：『一切行爲的作用要在於獲得或增加自己的快樂，或成爲解除苦痛的手段，才有價值。』幽默恰是增加快樂，避免苦楚的最好的工具。漢孟敏負甌墜地，不顧而去；郭泰見而問之，答曰：『甌已破矣，顧之何益。』這就是幽默態度，用幽默態度來處世是最達觀的：幽默的人生觀即是把世事看得比人超脫，故其心境恬淡，不感到現實的痛苦。太史公不云乎：『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這闡明了幽默的功用，且闡明了幽默與人生的關係，卡爾登也曾說過：

『我時常覺得幽默是我們所吸取的空氣中的養氣那一類東西。牠創造而保持人類的歡笑。牠固然還能創造別的許多更重要的東西，但以歡笑爲最充。』

那末，我們爲什麼要『歡笑』呢？這，俄國十九世紀寓言作家陀羅雪維支的話是值得介紹

的；他說：

『笑吧！爲了要止住哭！』

我以爲凡能發笑，總是好的：在這原則下，滑稽，談諧，謔浪，俏皮一類的東西也應該被容納着。聽說論語並不鄙棄笑林廣記和一見哈哈笑，這態度是對的。又用得着引快樂主義者的話了，這回是邊沁，他說：

『如果獲得快樂的分量相等，那末小孩子們 *pushpin* 的遊戲，他和大人們的詩歌有同樣的價值。』

這倒比穆勒所謂『我所滿足的，不如人所不滿足的；愚者所滿足的，不如蘇格拉底所不滿足的』要高明得多（按此乃『分量的快樂主義』和『性質的快樂主義』的分歧之處）。

以上云云，並非要把幽默搬到快樂主義或功利主義的旗幟下去。我知道論語是『不主張公道』的，功利派所謂『善』『惡』倫理問題固與幽默格格不相入，即『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等論調說來也不很得體；我這裏只談『老實的私見』而已。

幽默同時也是趣味的源泉，他那雋永而有深致的風味，常能使人欣喜，給人以興奮和快感。一切文學作品（尤其是童話、寓言之類的東西）中如攢絕幽默成分，讀者必致索然乏味；

無論道學氣濃厚到怎樣程度的書籍中，也決不能完全排斥幽默性。正如倍格雷所說：「趣味是學習的緊要工具。」消滅了產生趣味的「幽默」，每一個教育家會不知所措起來。

梁啓超氏曾說過：「我是個主張趣味主義的人；如果有人用化學來化分梁啓超這東西，把其中的一種原素叫做「趣味」的抽去了以後，所賸下的，恐怕祇有個○了。」梁氏在別的方面雖有幾分道學氣，這地方却快人快語，有幽默之致。

三 幽默的發洩作用

爲快樂而幽默，是一般的說法；仔細分析起來，幽默的功能是到處可以發見的。凡能得心應手地使用着幽默的，在一切事業上都能獲得良好的效果。

在緊張的環境中，幽默能使當事者嚴重的心情化爲輕鬆，於是「一笑無餘」，局面漸趨緩和。當會議席上爭論着某項問題，或朋友間鬥着意氣的時候，有誰從旁打趣幾句，使雙方解頰一笑，於是心境豁然；尷尬的形勢，馬上可以挽回過來，從此漸入佳境。遇自己的太太嬌嗔並作，柳眉倒豎時，倘用香煙一枝，納彼口中，莫不轉危爲安，也是這道理。

在專制時代，臣子諫君王都用幽默法；蓄適當的幽默手段，可以攻破帝王的威嚴，使脅迫的空氣化爲烏有，而帝王自身也遂感染得幽默的同情的態度。試翻國語國策，此種事實隨

處可見；茲舉一例如下：

國策『靖郭君將城薛』章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困反走。君曰：『請問其說。』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陰，奚以薛爲失齊？雖降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說了『海大魚』三個字，返身就走。把靖郭君弄得莫明其妙。因好奇心的驅使而自動請教他，然後說出一片大道理來。這是道地的『幽默法』。

穆勒道：『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這用莊子上的話來說，就是：『以天下爲污濁，不可與莊語。』一個亂世之民要作『直言讜辭』，是非有『殺身成仁』之志不可的；否則奴隸似的不哭不笑，守口如瓶，又非所甘願。於是明哲保身者，就只好把蘊釀在心中的悲憤，感慨之類，發爲詭譎，含蓄的言詞，寓莊於諧，不露鋒銜（關於幽默的含蓄作用，下一節中還

要詳細論到牠)。這時候，社會上就有幽默的作風出現。且當污濁之世，人們的靈性都受專制的壓抑；而由這壓抑所造成的鬱結的心情，往往藉幽默的啓發，得有片刻的寬鬆與舒展，得以輕輕地吐一口污氣。

還有些時候，人家鄭重地向你詰問某種事件，或徵求什麼意見；這在你負有重大的責任，不能隨便答覆的。但那問題實在發得太突兀了，突兀得使人倉猝不及應付——既不能信口回他的話，却又不便靜止下來。這時擅於幽默的，就可以感到方便；他會用解頤妙語，使雙方臉上堆着會心的微笑。而緊張的局面就暫時停滯在調和的沉默中。

反之，有時雙方的談話無形停頓起來，而長時期維持着『相對默然』的態度時，以後再想繼續談下去，當任何一方面驟然啓口發出第一句話來的當兒，雙方都會感到十分突兀；於是『欲語又止』，沉默的局面勢必更久地延長下去，而形勢就越趨嚴重。這時候，倘先用幽默的語調或手勢來做一個暗示，做一個前奏曲，接下去就可以很自然，很從容地把沉悶局面一語打通，而談鋒從此恢復過來。

四 幽默的含蓄作用

幽默不但能用『宿莊於諧』的方法來對付專制勢力，使銳利的語意含蓄得不露鋒銜，即

在日常生活，也能利用同樣的法則，使進退兩難，或者『不好意思』的情景，用半真半假的手段表現出來。其實，這就是所謂『假癡假呆』；但這種『癡』『呆』，通常都有自私自利的作用的。用吾鄉的俗語說來，就是『癡進勿癡出』：意即凡對於自身有利的事，就伴爲發默，含糊過去；對於自身不利的事，馬上正經起來，不肯放鬆，而事情也就弄得不幽默了。如下例，雙方都是『癡進』的：

老丹買了一罐頭醬肉回到家裏去；不提防，半路上來了個貪嘴朋友保哥，保哥看見老丹手裏的是醬肉，心中十分覬覦，但不好意思向他老老實實討來吃，只裝着說笑的口氣道：『朋友，我來共你的產了。』老丹知道話中有因，却也不好意思正正經經地拒絕他，便也用開玩笑的口吻回他道：『共產？這還了得，捉將官裏去！』保哥啞然。

這種『滿不在乎』的神氣，可以掩飾去保哥的貪婪，和老丹的吝嗇，使人不致對他發生惡感。紅樓夢上描寫劉姥姥在大觀園裏吃酒，有一段是：

……鳳姐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姥姥桌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姥姥便站起來，高聲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如牛：吃個老母豬，不抬頭。』自己却敲着腮幫子不笑。衆人先還發怔；後來一想，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來。湘雲掌不住，一口茶

都噴了出來。林黛玉笑岔了氣，伏着桌子，只叫『噯呀！』寶玉滾到賈母懷裏；賈母笑的摟着寶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鳳姐兒却說不出話來。薛姨媽也掌不住，口裏的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裏的茶碗却合在迎春身上。迎春離了坐位，拉着他的奶母，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無一個不彎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來替他姊妹換衣裳的。——第四十回——

粗看好像劉姥姥在說傻話，惹得衆人笑的這樣死去活來。其實劉姥姥並不傻，他的說得這樣可笑，不過是『假癡假呆』而已。蓋劉姥姥布衣粗食，來自田間；一旦走進賈府，賈母這樣款待她，對着那麼豐富的酒席，少不得垂涎三尺。但礙於面子，不便放肆，故作此狂語，好拼命吃一飽。

大凡絕無面情的人們，如狹路相逢的冤家，素昧平生的同胞等等，遇有言語抵觸，或心頭懷恨，可以立刻破起臉來，毒咒惡罵，狗血噴騰。這是『潑婦罵街』的方法。但稍有交情或利害關係的人，如主僕，師生，親戚，鄉鄰，朋友，以及『友邦人士』之輩則不然；他們倘有意氣之爭，要一吐心跡，在最初情感尚未破裂時，發洩牢騷的手段一定是冷嘲熱諷，指桑罵槐，不敢認真的態度，而用開玩笑的方法。雙方辦起什麼交涉來，所用的措詞，往往也

一半像真話，一半像笑話；而且真情實意，就在這種幽默的語調中吐露出來。

有些時候，人家在背後說長說短，或者暗地裏懷疑你做了什麼壞事；但那不是個心直口快的人，你又不對他辯白，他只永遠悶在心裏，決不會來當面指摘你。如果真正正經的對他理論個清楚吧，又未免過於冒昧，而且對方說不定竟會老羞成怒，用『惹是遭非』『賊人心虛』等昧心的說話來罵你，使你十分難堪。在這種形勢中，倘要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就只得用幽默的態度，幽默的語鋒向對方吐露心跡；這樣，大家都未認真講話，也就樂得互相心照不宣了。

有些人同人談話，喜歡用『說句笑話』這口頭語；其實他們所談的，倒偏偏不是俏皮話，而是老實話。人類中間有許多諱莫如深的思想，若不用幽默的態度說出口來，只好永遠被隱藏在肚子裏，憂傷以終老。幽默的境界正同夢境一樣，一切壓抑在理智下面的潛意識，在這境界中，都浮動起來，暴露起來。『幽默是最大的真話』，一點也不錯。

五 幽默手腕

幽默是一切智慧的光芒，照耀在古今哲人的靈性中間。凡有幽默的素養者，都是聰敏穎悟的。他們會用幽默手腕解決一切困難問題，而把每一種事態安排得從容不迫，恰好處。

會心有得，可以毫不經意地語妙天下，使人爲之絕倒；但這完全是一時感興所至，沒有半點勉強的。大凡對於幽默的真趣能心領神會的人，自然意境豁達，胸有成竹；那時「信手拈來，皆成妙諦」，有左右逢源之樂，能無搜腸挖腦之苦。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他們決不會感到狼狽，窘迫，或難堪，也不會受人的奚落，捉弄和挖苦。威尼斯商人中寫帕希亞在千鈞一髮之際，用舌尖戰勝猶太商人，拯救了安東尼的生命，這就是「幽默法」的成功之處。在實際上，有些時候是不能不使用幽默手腕的。我覺得晏子之能不辱使命，比藺相如完璧歸趙要「漂亮」得多。晏子的諧談詭辯，快人快語，使人悅服；藺相如的手段就完全是窮兇極惡的樣子。他「怒髮衝冠」地對秦王說：「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於是「持爲璧，睨柱欲以擊柱」，以爲要挾；幸而秦王還算知趣，「恐其破璧，乃辭謝」，否則，事情準要弄僵了。不知利用機智排解紛難，却只會一味蠻幹，迂拙孰甚？史記上又載趙王與秦王會於澠池的事道：

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

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

擊甌；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爲一擊甌。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甌。』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

——廉頗藺相如列傳

事情愈來愈不幽默了。藺相如心勞力拙如此，猶復不自量力，硬要佔人家的便宜。所可笑者，自己不能出奇制勝，却去拾人家的牙慧；而更煞風景的是：當秦王一則『怒不許』，再則『不肯擊甌』以後，還不知識趣，一定要弄到『鴨屎臭』。卒至醜態畢露，弄巧成拙，猶恬不爲恥，自鳴得意！其愚不可及矣！

木訥者流搖唇鼓舌，拚性捨命地幹着還不得要領的，機智者往往只需輕描淡寫，澹澹數語，即可了事。一則勞而無功。一則逸而有致。

不過，這並不是要叫人人都變成徐文長，或造就惡訟師人才；也不是在提倡討便宜，尋開心等等使弄小聰明的國產幽默。在『趣味』的觀點上，我不主張幽默有上流下流之分；但如認爲幽默是有創造性的，那末，僅有『取巧』工夫而並不表現自我的真性的玩意兒，就算不得有幽默的深致。

六 幽默的涵養

上面所說的幽默，已稍微有些『形而上』的氣味了；這裏所要提出的是更純粹的幽默。人們的靈性苟能漸漸接近幽默境界，以至溶化在幽默的氣質中，於智慧的啓發，思想的開拓，胸襟的達豁，必有更大的效果。因為幽默是真性的流露，是道學的反動。能够參透幽默滋味的人，一定恬淡澹泊，坦白豪放，不知道矯揉造作，拿學說，主義做幌子，故沒有迂腐的儒酸氣分；但也不必矯情枉物，炫異激詭，裝腔作勢，做出怪誕不經的樣子來。此種情境，有如晤對故人，侃侃而談，不忌鄙俚，不忌俳諧；真情實話，脫口而出。態度則不拘形跡，旁若無人，或支願，或抵掌，或把臂，或促膝，甚至捫蝨，揉脚，各逞自然，用不到整襟危坐，忸怩作態；與口是心非的違心之談固絕不相容，較之參禪悟玄的塵尾之談，又是不同；吳稚暉氏所謂『鄉下老頭兒靠在柴積上，晒日黃，說閑空的态度』以及莊子所謂『養志者忘形』的氣概。却都有幾分相近。此時心境開朗，茅塞漸啓；所談或明心見性，或格物窮理，由衷之言，和盤托出，入情入理處，人生祕奧，每被一語道破。『幽默是最大的真話』，於斯又可見得。老殘遊記寫瑣姑與申子平山莊夜話，態度大方，語調輕快，使人體味到幽默的深致：

那女子嫣然一笑，秋波流媚，向子平睇了一眼。子平覺得翠眉含嬌，丹唇啓秀，又似有一陣幽香，沁入肌骨，不禁神魂飄蕩。那女子伸出一隻白如玉，軟如棉的手來，隔着炕桌子，握着子平的手。握住了之後說道：「請問先生這個時候，比你少時在書房裏，貴業師握住你的手，朴作教刑的時候，何如？」子平默無以對。女子又道：「憑良心說，你此刻愛我的心，比愛貴業師何如？聖人說的：『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孔子說：『毋好德如好色』；孟子說：『食，色，性也』；子夏說：『賢賢易色』。這好色乃人之本性，宋儒要說好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欺欺人，不誠極矣；他偏要說『存誠』，豈不可恨？……」——第九回——

會見神韻瀟灑，真性畢露，故語無晦澀，而見中肯——一下子把宋儒昧沒良心之言，輕輕揭破；使凡庸如申子平者，也聽得心領神會，恍然若悟，而不禁嘆『與君一夕談，勝讀十年書』了。

有幽默的涵養者，類皆能突破世俗的禮教的壓抑，發揚自我的純真的性靈；一天到晚道貌岸然的仁人君子們，乃是幽默的絕緣體。

七 餘言

幽默固能創造歡樂，產生趣味，排解紛難，但不可隨便使用，而要提防「澆冷水」的人。譬如對上面所說的仁人君子們去幽默，在你是逢場作戲，語出無心，但對方却給你板起正經面孔來斤斤較量，事情就弄假成真，沒趣一齊來。故幽默而欲免掃興，必「知己知彼」也可。

幽默辨

陳叔華

據說，幽默又有點不時新，或者簡直是討厭了。這是真的。我們看近來的報章雜誌，對幽默抱杞憂的就不在少數。在中國，無論什麼玩意，一玩久了，大家一見就會頭疼。最好是換過新花樣，前年學生國貨年，去年婦女國貨年，今年兒童年，明年又另外來一套。或者這樣說：去年雜誌年，今年幽默年，明年呢，尙未頒布，誰知道？幽默，鬧了這麼久，還不够嗎？此志士仁人之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最好是像別克汽車一樣，嶄新的一九三六式，正陳列在樣子間展覽，這樣才叫不落伍。儘說幽默，誰高興聽？

但是我們須知道，有許多東西，是不能如皮鞋樣式，非年年翻新花樣不可。而且換來換去，往往起了循環，往回走。什麼東西都容易過去，不啻是表示我們對於什麼東西都不能深

入。阿Q的時代也許過去，但中國人的血管中至今還存留着阿Q的血液呢。幽默這名詞誠然是陳舊了，但在大家哄哄然抬出的新東西裏面，我們仍可以看出矛盾，虛飾，話不從心等幽默味兒。職是之故，作幽默辨。

志士仁人所深引爲憂的，是活在目前這個國家里，誰還有這種瀟灑的情趣來提倡什麼『性靈』，來談什麼『幽默』。所謂『目前這個國家』，仁人們沒有明說，不知究竟是怎樣一個國家。我想，『內憂外患，交相逼來』，或『戰亂頻仍，民不聊生』，足以爲目前國家的寫照吧，目前這國家，實在是多難之邦。誠然，現在興國的口號是整齊，嚴肅，紀律，系統。但是我們要明白，文明愈進，人便一天一天愈近于『機器人』，在一定的時候辦公，歸納入幾條一定的定律的封套以內，萬不許有熱情存在。于是性靈再也抬不起頭來了。表面上看來，一個多難的國家，似乎沒有餘情來提倡幽默。但是任你如何緊張，一點的閒散是必要的，沒有它，就再緊張不下去，或者有爆裂之虞。難道真的不要幽默麼？不見得吧。蘇俄便是一例。蘇聯總可以算得整齊嚴肅的國家了。但好久以前，那邊的當局流行一種新口號，什麼『打倒憂鬱之魔』呀，什麼『笑之總動員』呀，鬧個不休。據說連演劇電影也要加入『笑素』。還有呢，還令各新聞紙及雜誌多載幽默文章。爲什麼？據說興國民族，要有蓬勃鮮明

之象。以前嘗聽說「開國氣象」，總不明白是指怎樣一種東西，噫，其此之謂歟？斯拉夫民族以憂鬱陰沉著名，故以「笑」治之。但中國民族亦麻木呀。是的，簡直是生了鏽的機器人。所以需要活潑潑的笑，及不傷害人的刺來提起精神，是不是？

現今的人多沒有那瀟洒的精神，這是事實。有許多人承認這事實而安之，或熟視而無睹，這也是事實。但瀟洒的心情是否需要，那是另一問題。不能因為現在沒有而遽斷其必不可有呀。我意，現在的人太忙了，太緊張了，這一點「瀟洒」倒是絕妙調濟。何以言之？從前的人多半持有多量的「雅懷」，所謂宰相肚皮裏好撐船。但如今的人大抵心窄，彼此冰炭不相容。從前人講究綽有餘裕，這「裕」字講得很好。易經上講處險之道，曰「衍」曰「裕」，衍與裕都當作「寬」字講。呂新吾說：「處天下事，前面常長出一分，此謂之「裕」。後面常餘出一分，此謂之「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所以古人做事，總要騰挪出一分，謂之曰留有餘地步，謂之曰裕。這很好。絕無餘裕，便是絕路中的人生，雙絕。但請問這留出的一分，給什麼來填滿呢？空着是空虛，不行。我毫不躊躇的答道：就用幽默。或稱瀟洒，或曰性靈，或謂閒情逸趣，都是一樣的道理。到結果，往往因為這一點從容暇豫，所以挽起袖子來做事的時候，也格外起勁。所以古人于事務緊張或棘手之際，尙

『心有餘樂』。

救國的工作，非一朝一夕所能濟事，這何消說得。長期的緊張，誰也沒這本領。于是問題發生了，你也許明目張胆的反對性靈，但說不定看鳥，觀花，釣魚，下棋，甚或打牌來抒散心懷——自然是私下悄悄的做。于是問題發生了。古之人也看透了這一點。空口無憑，有實事為證：『真定梁公，每語人，日間辦理工事，每晚家居，必尋可喜笑之事，與客縱談，掀鬚大笑，以發舒一日勞頓鬱結之氣。』他的辦法是笑——也就是幽默呀——用的名詞是『發舒勞頓鬱結之氣』。上一故事見于張文端的聰訓齋語，大約不會假的。救國的工作是長期的呀。曾國藩的詩說：『九載艱難下百城，漫天箕口復縱橫，』九年的功夫，不為短呀，倘沒有一點鬆懈之氣，恐怕不成。所以他好讀陶白蘇陸之閒適詩，好從晏外觀物，覺天宇奇寬，日月奇閒。他用的名詞是『專從胸襟着功夫』——這所謂胸襟，也就是前說的雅懷。曾國藩並不是一個山林隱逸之士，他亦是一個忙人，憂國憂民的，雖然現代人的眼光不同，有人不贊成他。古之人所謂『胸襟』，今之人管做『性靈』亦成。于是性靈抬起頭來。所以古之人于四面楚歌的危城中尚能讀書，于戎馬倉皇中尚能保持心中的一分寬裕，因而增加生活力。所以古之人于熱鬧場中也感到清靜，于忙亂里也可以懂得安閒。這一點很可供救國的文

人反省，據鄙意：因為二十世紀的飛機，火車，汽船，都是匆忙忙的了。

此外，幽默誠然也討厭，牠就不該專門刻薄俏皮。刻薄？再會辦也替牠辦不了吧？我只能說：刻薄並非幽默之正宗。固然，斯威孚特呀，伏爾特呀，阿爾志跋綏夫呀，也都刻薄；但柴霍甫呀，佛朗士呀，史蒂分孫呀，却很溫和。尤其是佛朗士的幽默，決不會孕育憤恨，不像外科醫生的鋼針一般的『傷害』人，你讀後只覺得『有趣』。這是正宗。至于俏皮呢，老實說，中國人還不够俏皮。據我所知道，在中國凡能說俏皮話的人，都是受了英國文人的影響。辜鴻銘其一也。最近溫源寧先生用英文作的『親切寫真』，也有許多漂亮的俏皮話。但凡是認識溫先生的人，就知道他是怎樣的英國風的學者呀——或者說是Gentleman亦行。更如最近飛機肇事死去的美國人羅傑士，亦頗俏皮。他說：『我看出東三省的現狀是如此。中國人保有地皮，而日本人保有那地皮上的房子，你看警權該由誰擔負？』能說這樣漂亮話的人，中國能有幾人哉？所以俏皮話只覺得有趣（有時也許不合理），並不為病。

還有，士君子們所鰓鰓過慮的，便是幽默文字怕漸漸的都變成了『遊戲』。這顧慮是正當的。其實在萌芽的時代，淺薄倒不要緊，那能天天都有那麼多的傑作呢？攷文字遊戲有古今兩種。古文的文字遊戲如送窮文，釋愁文，如餓鄉記，醉鄉記，尤西堂雜俎中尤多此種。

但其結果至多僅至于無聊，毒害是沒有的。今人的文字遊戲，則幽默刊物上載得有，無須舉例。其壞處（如果用得着此二字）是渺小，毫不偉大。但倒往往是能助消化。而且偉大是要靠多提倡與練習才會有的。士君子們弄錯了：『遊戲』和『輕佻』有別。我不反對遊戲，雖然也用不着引證各家的學說來證明遊戲在教育上的地位。但輕佻可不能一視同仁。我喜歡幽默，但不喜歡那輕薄的滑稽，如許多的報屁股或副刊上所登載。有些事情本來是應受同情的，用不着輕薄，但報屁股往往分不清這些，這已經成一句爛調了；幽默是基子同情的，那怕外表是憎，但內骨子還是愛。譬如論語半月要聞轉載廣州報說，貴陽有三個女生放學回家，因避雨被一些丘八用『裹腿』綁出城強姦致死了。這事的真假，可以不管。但倘若若無知小報之流，故意賣弄筆墨，描寫當時情形，說什麼『玉體橫陳』呀，或『香淚盈盈』呀，這不僅是肉麻，簡直輕佻得至于沒有人氣了。有些東西是嘲弄不得的，例如美，例如愛。這中間的分水界雖然明顯，但中國人往往弄不清楚；這倒是應注意的。佛朗士說得好：

『幽默和慈悲是很好的。幽默之神以牠的笑使生活可以過活得下去；慈悲之神則以她的眼淚使生活成爲聖潔。幽默之神並不是殘忍之神。她不嘲笑笑；亦不嘲笑笑。她的性情是溫和仁愛的。她的笑解除了怒，她教給我們怎樣去嘲笑流氓和傻子。要不是她，

我們一定要去忿恨，成爲弱點了。』(Anatole France: the Garden of Epicurus)

我想在這里附帶說一說的，是一般志士們好意的勸告。因爲提倡幽默，因爲主張恢復性靈，才能寫出閒適清淡的小品，所以明人小品的翻印，在現今的書坊里是很多的。因此有人說讀了明人的小品，寫出的作品便是明朝人的，全沒有現代人的氣息。這種似是而非的議論，G. K. Chesterton 駁得最痛快，他說：

『我不明白，爲什麼一個人研究木乃伊，他自己就必得變成木乃伊。我們並不主張植物學家的頭髮，必如樹葉樣的鮮綠，或地質學家的容貌，必像泡沙石般的蒼老而紅。我們也不期望禽學專家走起路來撲拍他的兩臂如鳥之雙翅。我們亦不盼望貝學專家潛行如帶殼的蝸牛。研究古物的人自己必得變成古董，或者研究死物的人自己必將死亡，這是同樣的沒道理。』(G. K. Chesterton: Generally Spunking, Chap. XXIII, On Archaeology.)

同樣，研究明朝的小品，決不會變成明朝人。因爲事實告訴我們：明朝的小品不會寫出現代廣告術的欺騙；也不會洩露要人辭職都得裝病，亦稱「政治病」；也不會揭穿私運煙土的大秘密，也不會寫出第一商埠的上海不適宜于住家；而且那時家有子弟讀書，也用不着保證人，所以不會寫出保證人的制度之滑稽而且不合理。這些都是現代人的氣息，雖然作者也

許讀過袁中郎。這一類的文章，我敢說明朝人寫不出。爲什麼？因爲這些都是在提倡幽默，解放性靈之後，參透道理，妙悟人情，揭穿真相之作，很有辛辣的現代氣，雖然表面頗溫和。我想，現代氣息大約有兩種：一種在字面上加上一些『掙扎』『幻滅』『另落』『目前是黯淡的』『光明之前夜』等字眼；還有一種雖沒有這些，但骨子裡却充滿現代味。

今天的話就止于此了。近來反對幽默的文字真多。直至前不久，我尙在報上看見一文，他說：『幽默的表現是宿命的，回顧性的，詠歎的，高蹈的，悲觀的，幽默的。』又說：『幽默寫出一種謾罵，去贏得社會上一般失業者或無聊文學家的同情。』我們看了，不禁好笑。說幽默的表現是幽默的，就等于說二加二等于四，或說天上的白雲就是白雲呀，在天上。這是濫用新名詞之過，同瞎子摸象一般，更不值一『辨』了。

幽默論

徐訐

一個人爲生活上的必需，要吃飯，吃菜。山錯珍羞，蘿蔔鹹菜，應時鮮物，各有其味，人人想嘗，亦人各有所愛。

但是這還不够，人有時候要抽煙，要吃一點糖菓，要喝一點茶，要喝一點酒，要喝一杯

冰淇淋，一瓶汽水，也要喝一點山泉……。

假如人之讀書如前者所說，那麼人之讀小品文，正如後者所說，但是有時候還有一種情景，這不是必需的，也不是用計劃可以去求的東西。這在人可以一生都沒有，但是遇到了就有另外一種滋味，這種滋味常常是屬於心靈，不是科學家所能分析，不是旁觀者所能了解。這像在愛你者所贈的花瓣上吞一滴露水，在為你而流汗的額上吻一顆汗珠，在為你而流淚的眼角上吮一滴淚，以及回憶幼年母親喂奶與喂食物的滋味，……這不是尋得到，買得到的食品，是人人都曾有過的而人人是不同的滋味，在文章上說起來，就是：『幽默』。

所以，有時候，一篇幽默文章，常常只得少數人的了解的，多數人都自以為認真科學家來說你傻子。

譬如我上面所說的花瓣上的露水，科學家看見那個人感着濃厚滋味在吞，他一定要去教訓他這是 H₂O 加上點灰塵與細菌的東西，同所有的水都一樣，如果人都同你一樣的以為這是有怎樣大的滋味，海不是要變成陸地了麼？此外排泄物的汗可以吻，分泌物的淚可以吮，更是擾亂是非，有傷風化無疑。

所以幽默家獨怕認真的科學家，論語裏不是有一位何容老哥談梁任公的修辭被人一駁就

無理可答了嗎？

其實天地之大，人事之多，共總言之，都是幽默；無論何事，無論何物，稍一思之，即變幽默；地球圓的，怎麼長成？行星許多，都是圓，真平庸！太陽也會是圓，還有他媽的人類的腦袋也會是圓的，如此想來，我知道了所謂幽默之道，觸處都是，所謂『幽默天生成，妙人自得之』是也，

幽默觸處皆是，已如上述；但同一事物，因為所悟不同，所得之道亦異，蓋『自其異者視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天下皆一也』耳。然則幽默文章，無好壞之分乎？曰否。

夫文臻幽默之境者有三：凡從情理裏悟透而自然流露幽默來的是『上上』，用幽默之方法表現情理的是『中中』，至若勉強拼湊，左右補綴，轉文抹字者，則是『下下』，本來文章好壞之難分正如讖詩，我常願抽『下下』之好者，而不願抽『中中』之壞的，蓋所問各有不同耳。譬如教員題學生分數，一提七十分，一提六十九分，等次上有乙與丙之別，事實上誰能知道不是那位教員的偏見。所以這樣，上面仍是一般地的看法，沒有嚴格的界限的。

用人來說，每個人都有幽默的時候，在這幽默到的一刹那，是最聰明的一刹那，是最能排除許多世俗習慣束縛的一刹那，是最能忘去煩惱的一刹那，是最光明的一刹那，是對於某

件事物完全了解的一刹那，……他能够看到這件事中心的原因，看到他整個的推動力與背景的。誰能捉住這一刹那，把所悟的理與情發表出來的就是幽默。這種幽默的成分，如果有一個環境，根本就不讓一個人發表，那個人慢慢地就會消失這種情界，變成枯燥，煩悶，病態，死呆的軀壳的。如果是社會上用種種傳統的習慣不讓人民有幽默，這個社會上的人就會變成懶惰，苟且，麻木的。中國的幽默被禮教與皇道所傷害，所以後來思想界只有一個『真命天子』了。

心理學告訴我們多次在兒童好遊戲的時期，不讓牠作活潑的遊戲，牠會變成一個永無遊戲興趣的人，多次將種種性慾上之謎在一個人的腦筋中盤轉，不讓牠滿足也不讓牠發表，這會使牠陷于變態情形中，一方面是道學地說這是罪惡，另外一方面是自己也認為犯罪地在幹，歐陽修的許多美妙的小詞是多麼自輕地自己將它看輕，以為文章一不載道就是下流了。幽默文章，在中國的過去，要在偏僻無名地方去找，根本就是這種壓抑而成的變態。而因為這種變態緣故，幽默對於中國的社會毫無影響，於是社會就只有為塵土所封，連呼吸都感到沉重，世界越來越狹，腦筋與眼光也都陷于極小的小洞裏面打旋轉，聰慧的境界再也不會降臨。所以在那個時期，有多少年的時期，中國有多少的讀書人的精神都落于一個一貫的照例

的模式？他們是非先王之言不敢言，非先王之道不敢道，老師教他讀孟子，他再不會去翻莊子；老師教他吃飯，他就吃飯，他不知道把飯消化了來拉屎的！不但以前這樣，現在許多教會學校何嘗不是一樣？許多學生不是不用功，不是不努力，但是他們只知道努力于教科書上面，一個課目的參考書，教員在同一派別同一主張中指定，他們就在這指定的五六本書拼命讀，再也知道此外還有書籍，他們只知道這是唯一的真理，天下再沒有第二種道理了。一個人之所以這樣容易落於一個典型，第一步就是我的幽默的表現累次被壓抑之故，幽默的表現就是聰慧的萌芽，一個人被摧毀了幽默的表現是再也不會開聰慧之花！近代兒童教育是怎麼樣的在設法使兒童表現自己，使他發生出種種也許成人認為不合理的，反而是幽默的問題，這些問題常常是異想天開，多少年來，尤其是中國，教育者唯一的方法就是罵斷他的問句，禁住他實心的笑容；然而現在是完全知道這是太殘忍了。許多虛心的教育家，是怎麼樣為他一個天真的問題，而查遍了書籍，抽飽了雪茄，絞盡了腦汁呢！一個教育家被兒童難倒的次數越多，他的成就越大，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我們需要的人類決不是永遠在舊的範圍內旋轉，我們需要新的人類在舊的之上創造出新的文化。我們要我們的學生在所教的所指導的以外的東西中創出些新的來，我們喂兒童以

飯，不需要他拉出了也是飯。

幽默來到的時候，不但是最聰敏的一刹那，同時也是最愉快的一刹那，最率真的一刹那；在這一刹那中，不但發生幽默的人會自己表現出赤裸裸的感情，就是接受他幽默表現的人，也立刻會率真地表現出自己的真情的。幾個人正經地或苦悶坐着，一個人的幽默可以引起大家的愉快與新方向的談話；社會也是一樣，在太假正經與枯燥的空氣之中，是需要幽默的滋潤來使聰慧的人們在新的方向找一點談話資料的。

所以幽默不但在縱的方面看來是聰慧的萌芽，在橫的方面看來也是一種慧的動力。

幽默是在碰壁的時候轉出一條路來，在沉悶空氣中開一扇窗，是熱極時候一陣風，窘極時候一個笑容。所以幽默的內容是有種種不同，它因人的個性，環境，意識的不同而定。

現在，中國的一切實在太照舊了，看這幽默的空氣，是否能把這假正經所掩埋的聰慧觸動？還有，中國社會也太沉悶與枯燥了，看這幽默的空氣，是否稍能滋潤那些枯燥的心靈，能接受那幽默所觸動的新方向的聰慧？——我期待着！

一位真正的幽默作家

邵洵美

六年前英國出版一本小說，哄動了大西洋兩岸。這本小說叫做璜在美國 Juan in America，是一部理想的傳記，主人公的家世，作者遠溯到十七世紀西班牙的大情人唐璜 Don Juan。這一個璜生于一九〇五年，在襁褓中他經過了歐洲大戰，他跟着近代史一起長成。他有着浪漫的血統，受了藝術的教養，又賦有一副聰明的頭腦，一架漂亮的身材，他是一個代表二十世紀文明的典型人物。璜和他的遠祖一般，漫遊各地，每到一處總有一段熱鬧的故事；最後流落異邦而雄心未已，在好萊塢一個宴會上鍾情于一位中國小姐，在末一頁上他便又開始他對東方美的追求。

這本小說文字的美妙正適合主人公的身份，漂亮的對話與興奮的故事，結果使這本書能讓雅俗共賞，作者林克萊脫 Eric Linklater 便得到了每一個作家所夢想的雙料的報酬。這本書有美國人活潑的感覺，有德國人細膩的情調，但是牠的成功却還在英國人幽默的意味。幽默在英國原是傳統的生活調劑，沒有了牠，儼然的紳士態度會乾燥到像根油漆的枯木。我們可以看出許多的英國老者，退休家園，一天到晚獨自坐在沙發裏沉靜寡言；了解的會知道他在原來是在寂寞裏品嚐幽默的滋味。英國的教士，學者，愛國的老政客，忠實的侍僕，老處女，不說謊的商人，他們所以能在那樣嚴肅的空氣裏愉快地生活着的原因，無非是爲了他

們的血液裏還有着幽默的分素。這幽默便是論語一般朋友幾次三番解釋而始終解釋不透澈的那樣神秘的寶貝。幽默不是諷刺，後者的笑裏藏着刀，而前者的笑裏藏着體貼與溫存。幽默也不是滑稽，這分別可用微笑與大笑來譬喻。皮蒲姆 Max Beerhohn 說：「大笑裏沒有尊嚴，微笑裏却有許多。大笑是一種歡快的降服，而微笑則是一種成熟的批評……」滑稽是大笑，幽默則是微笑。不時常想，孔子所說的「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與其說是節制情感的教言，倒不如解釋幽默的真義。幽默是有生命的，但沒有野心。幽默是靜的不是動的。幽默是知足的不是無饜的。幽默是忠厚的不是輕薄的。幽默是內在的不是外表的。所以奔走于名利場中的寫不出幽默文章，迷信宗教的寫不出幽默文章，好勝之徒寫不出幽默文章，貪財的寫不出幽默文章，裝雅的寫不出幽默文章，多疑的寫不出幽默文章，總之，心地不正的寫不出幽默文章。林克萊脫有幽默的血統，環境，性格，他的成功決非意外的。

我在前面已提起過璜在美國的結果，是璜單戀了一個中國女子。這女子大家都稱她國國（Kuo Kuo 的譯音），她到美國來據她自己說是爲了要來求「超人」，她子是被一位裸體運動者所說服，而準備到那個運動的禁地去。璜聽見了這個消息，便也向那裏出發。這顯然是理想的，因爲林克萊脫也像其他從未到過中國的外國人一般，「中國」在他們心裏，始終

是一個神秘的巢窟：玄學家，算命先生，女巫，狐仙，充滿了都市街巷。他這次陪伴了他小說裏的主人公來中國觀光，他的幻象恐將從此打破了。

他在上月中到上海，我們在另一位外國作家的寓所裏會見。那天的茶敘是專為我和他兩個人談話，所以我們便得暢所欲言。他身材不高，髮半禿。他的臉很長，像是沒有鬍鬚的蕭伯納；我後來和他熟了便把當時這種感想對他說，他却笑着道：「真嗎？可是不願意像他，像了他我不會便宜的。」原來林克萊脫是蘇格蘭人（蘇格蘭人以吝嗇名）。這一次的談話，雖然目的是我要寫一篇訪問記，結果反而是他出了許多問題叫我答復。我問他是否預備要寫一本瑣在中國？他說：「有人對我說，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住外國房子，娶日本老婆，吃中國菜；假使這話是真的，那麼我怕瑣到了中國會生胃病。」談了兩個多鐘頭，我便送他回去，那時他住在華懋飯店，到了門口，他又要我進去喝一杯酒，我們于是又談了一個多鐘頭。酒喝了三杯，大家談話的興緻更高了，他于是說出他今年尙祇三十七歲：「可是頭髮快禿光了，我不知道到了四十七歲還剩些什麼東西可以脫落。」他寫的瑣是一位有烏黑精光的頭髮的美少年，後面原來有這樣一個隱衷。

隔了兩天我請他吃中飯，飯後我伴他上城隍廟，因為我想不到上海還有什麼比較像中國

的地方。他說已經去過一次，但是那次的領導是個外國人，所以很願意再跟我去。一到那裏他便要我帶他到鳥店那條巷子裏去；原來他愛鳥，他說看看各種花色的羽毛，思想會豐富。

我們在一家鋪子裏吃了些酒釀圓子，便上得意樓去喝茶，那時裏堂說書的正在說楊乃武與小白菜的故事，他雖然不懂中國話，可是他站在那裏大有『神往』的樣子，他奇怪我們爲什麼並不十分看重這一種偉大的藝術。我們在得意樓坐了有一個半鐘頭。我對他說內地有許多人一生完全消磨在茶館裏，他說他能了解，因爲他曾經寫過一生完全消磨在酒店裏的人。他說他又分別兩種消磨法的不同。前者是嘴的享受，後者是嘴的刺激。

又隔了三天，他請我吃晚飯，被邀的還有字林西報編輯羅素女士。這時候林克萊脫已搬到一個朋友家裏去住了，但是他仍舊約我們到華懋飯店的大廳裏去聚集。他約的是七點鐘，可是他到八點鐘才出現。原來羅素女士曾經對他說過：『無論什麼重大的宴會，洵美總是來得最晚。』他們現在都承認我也有早到的可能了。他担心我以後赴約太早，便把手臂上一隻錶脫下來送給了我。我謝了一聲，帶在自己手臂上，不到十分鐘，機器已經壞了。

會面的機會多了，說話更隨意，我也已不再像一個新聞記者一樣把他們完全記起來。警句很多，但是我除了當時欣賞外，絕沒有預備利用作現在這篇文字的材料。好像他批評中國

有過一句話，他說：『中國的道德太高了，所以已不再注意秩序。』

上星期三他忽然寫了一封信來說，因為有緊要事，星期五即離開中國，并約我一談。我們在星期五的早晨便又聚在一起，原來他決定讓璜在中國多住一些時候，他要叫他在此地目擊圍北的戰事：這一場侵略與抵抗的英雄劇，似乎有什麼幽默的材料在裏面。

在這十天的友誼裏，我看見了一位真正的幽默作家的態度，他誠懇又爽直，不喜歡說希望人家一定笑的笑話，不多談自己的成就，不想講淺薄的警句，對於他所討厭的東西沒有絲毫的惡意。他愛喝酒，但是並不用聰明的言辭來宣傳或提倡。他愛朋友，但是從沒有想到有人要利用他。他尊敬自己，絕不藐視人家。我見過林克萊脫再細想我記憶裏的一些人像，得到了一個總評：『笑話放在肚裏，混身便是幽默；幽默飾諸外表，混身便是笑話。』

論幽默

汪儻然

——西班牙 Ramon de la Serna 原著

要用三言兩語來確定幽默這概念底意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幽默者是一種消極的解藥，由最複雜的成份所合成，同時也是一種積極的肯定，肯定的生活實感底再生。

每逢時代精神踏進新方面時，幽默便要興旺起來。它對於生活中古舊的一切，虛妄的一切，都宣告了它們的末日而且慶祝了它們的葬儀。然後，當下一個時代底偉大新幻象形成的時候，幽默似乎就快要完了。但實際上，它永不會消滅，它是照耀在永久的戰場上的唯一光明，它會從這戰場上再起來，像理性的曙光似地。

幽默是人們，對於人生底變動所能採取的最穩健的地位。那是一種對於理性的堅強的虔信，它克服了畏懼，而且必須再三地繼續如此。這一層是很要緊的，因為大家都知道，畏懼是人生最壞的顧問，它會使人固執而且充滿了偏執之見。

我們爲自己所造成的獨特的個性，每每刺戟我們使覺不安，所以必須把它分開來。我們必須擺脫自我，看看我們對於週圍事物的理解，還是從內部看出好壞呢，還是從外界看進去好。祇有最高超的幽默能够了解一切事物都是隨便的，既不必認其必然如此，也不必認其必不如此。總之是假定：在這相對性的世界裏，萬般事物底反面都有可能，即使那個反面並不合乎情理。

幽默並不想改革或是教訓。它稍帶苦味，彷彿一個知道一切都是徒然的人。它與其說是文學底一種型式，不如說是生活底一種型式——或者說是對於生活的一種態度。因爲幽默顯

現了萬物底反面，既是真摯的煽動者底古怪陰影，亦是那古怪陰影底苦澀的真摯。它使真理與虛妄發生婚姻關係。幽默底主要功用似在引人發笑，它使主人翁成爲一個滑稽的人物；但其實倒是要使它易於變或另一種角色，而最後使這一切變成一個巨大的悲劇，不過這悲劇看起來總有點古怪就是了。

幽默是一個大化學家，他懂得各種溶解底方式，他雖然並不常常受人愛戴——的確，大魔術家是常要被捏權柄的人所劇烈反對的——但這種反對並不是因爲他抱着反社會或反政治的態度。幽默不是玩世主義。當我們的心靈最敏銳的時候，它是最接近我們，而且對我們說：『現在可以把這個世界解釋給你聽了』。逢到這樣的時候，那些將要發生的事情，雖然在實際上還沒有清楚的輪廓可以認得出，但我們看起來却像是早已發生過的事情，這時幽默便是促成了解的最好的橋梁。

凡是致力於幽默的術藝家屏棄一切不可解答的問題——其實也許並不是問題，祇是對於片斷地所看見的人生底虛妄見解。自然，舊式的毫無幽默的作法，到今天還有人在維護着，但那並不足怪，因爲在非正路的文學家與文學批評家中間，本來是有聯合的陣綫的。然而讀者却日漸厭棄這樣文學作品，因爲它的單調和空虛使他厭倦。現代的讀者對於他的喜歡幽默

是直言無隱的，他甚至沒有幽默的地方看出幽默來，對着每一頁書微笑。

幽默家底真功用在乎能使他的幽默看起來像一種極自然的個人見解，經過詩的靈感而成一種奇蹟。所以幽默作家決不能讓滑稽的或諷諷的成分佔優勝，必須有一種天然的溫厚充盈在整個的內容之中。如果他想使別人發笑，或是以他的機智去撲滅了破壞，他須先深切地受他題材的感動。在幽默裏，丑角與怪僻的人是和感傷者混合在一起的，感傷者對那兩種人都有相似之處。所以結果便是一齣既不犯罪也不流血的悲劇，或者說是在出事地點包含着各種人物事件的舞劇。

對於幽默家的最好的描寫是如此的：這幽默家想設法解除他的無聊，於是他請教了各種的人，醫生，賢人，朋友什麼都有。直到最後有一個人勸他去請教某個極著名的幽默作家。

「那不行，」這可憐的幽默家說：「一點益處也沒有的。」

「爲什麼呢？」

「因爲我就是他。」

有人曾說女人不喜歡幽默，而且沒有幽默。她們太慣於哭了，而幽默却是一種避免眼淚的本領。女人們如果要對於現在使她們哭泣的一切，學會了付之一笑的本領，總還要很久的。

時候吧。祇有非常的女性纔了解幽默家，一般的女人是不知道滑稽家和悲劇詩人有什麼分別的。她能够了解滑稽的與戲劇的章段，可是使她糊塗的是，她不知道滑稽的部份到什麼地方終結，戲劇的部份從什麼地方開始——而幽默便正是使她處身於這樣的情景的，它抬高了這兩種成分底地位，並且創造出第三種獨有的物質，然後對那兩種加以揶揄，喜歡悲劇場面的女人和愛看滑稽場面的女人，遇到幽默的情況時是要感覺到厭倦和茫然的，因為幽默使得喜劇的悲劇的賣弄都失去了機會。

二

現在讓我們像化學家似地來分析幽默所含的各種成分，這些成分同時亦是使它們所組成的全體截然不同於其中的各部份的。怪異的成分，在幽默裏祇佔據微乎其微的百分數，但把怪異看作沒有價值而且平常的東西却是一種要不得的習慣。腓力斯丁們（Philistine 俗人之意）當然不贊同這個斷語，他祇曉得尊重他自己的思想方式，對於其他一切都是都認為毫無價值的。怪異是一種了不得的舉動：人生一切到了某種峯極的時候能够達到極其崇高的境地，怪異者便是對於這種境地的非尋常的認識。但是淺薄的機械的怪異，祇能作為裝飾用，必須避去。譏諷呢，應當注射在組合物底根源，但須摻雜些無賴的氣分，以減去胡椒般的辣味。

至於滑稽，那是祇能像幻影似地從場面上掠過，因為滑稽其實就是穿了襯衣的怪異。還有悲感，加入這些作料裏之後是要失去本色的，但却少不得。然後，在這一切的上頭，還須加一撮史詩式的諧謔，和上不限量的純淨錯亂，再和上一個人張開眼睛所看到的那種觀察。

我們知道，凡是模擬幽默的東西總歸離開幽默很遠：機智，是零賣的幽默；雙關語，是機械化的幽默；精警，是祇有悲慘的人纔樂於此道的；還有揶揄與輕蔑，是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所說的話却堅持着非笑不可的，幽默則決不如此。諷刺哩，是包含着一种教訓的成分，所以它有那麼許多不恭敬的鹵莽地方。它是批評人生本身的猛烈解藥，但絕不是幽默。

幽默是細小瘦削的，諷諭却是軟弱的，它既沒有熱烈的靈感，亦沒有智識的熱忱。據李得婁 (Lette) 底說法是，『諷諭是一隻露出牙齒而不能咬人的狗』，而貝拉榮貢柴萊 (Pe-layo Goralez) 則說諷諭是『凍成了針的霜』。總之，諷諭是一種不怕羞的混合物。它是一種用人工擦亮的似是而非之論，幽默却是直接由人生產生的完全正經的反駁。諷諭常常要有一個幫手來表現它那惡意的神祕。幽默却是從不曉得要有同黨的。它代表它所說的話，不左顧右看，不找尋幫手，祇是和藝術的傑作文藝的名著等安處於同樣地勇敢的孤寂之中。諷諭帶一種法國人底品質，挾有一種侮辱人的聲調。它所給予的傷痛是無可補救的，因為它缺少那

種能使人忘却傷害的正經態度和深厚情緒。阿那托爾法郎士 (Anatole France) 之所以不能在西班牙站住，西班牙著名批評家等之所以對法國作家有惡感，法國作家底作品之所以價值減色，都是因為譏諷中有那自命優越的基本成分。譏諷家攻擊比武場裏的一切，然而他自身却是從不踏進比武場的。他祇站在一旁冷眼看着，一面和那些他認為像他一樣優越的人微語。譏諷是不含好意的；而且即使它應先具有某種程度的優秀，它到最後還是顯露出較強的精神。

在被認為滑稽的文字中，常可以發現一種殘酷的成份，那便是對於被取笑者底窘况加以榨取。頗有許多人以為笑是一切幽默底基礎。但其實，無論是發笑的或是滑稽的，對於真正的幽默都不相干；因為真正的幽默是籠罩在一切之上，如同一個最後的面紗似地。幽默家是絕不能與滑稽家相提並論的。要是將他們混在一起，那便是犯了大不敬的罪，因為幽默是一個超人的國王，賦有真實的權威的。總之，真正的幽默決非和笑同一意義；笑和打噴嚏一樣，僅僅是一種偶發的舉動。當我們笑着某種滑稽事件的時候，敏感性立即消滅，但幽默却能保持我人底敏感性，使其不為僅僅滑稽的事情所吞噬。三尼珈曰：『笑，但勿笑得太高聲。』我的推薦則要更進一步，而且直接可應用於幽默，間接對譏諷蔑視，那推薦是：

『笑，但不要微笑。』

111

因為對於這题目的各家意見可以增加我們對於幽默的觀念，我耐心地搜羅了許多定義。

李伯斯 (Lipps) 稱幽默爲『喜劇家從喜劇中的超昇』。若安保羅 (Jean Paul) 謂，『幽默是尾巴先向上飛的 Merceps 鳥，或者是頭向下倒立而喝乾一杯水的戲法家。』

披藍特羅 (Pirandello)，是可以代表現代智慧的人物，因此對於幽默有更深的了解，說是：『幽默乃邏輯之一種，其纖細如髮。幽默家是邏輯家，喜歡荒誕地說着話，並且從一種特殊的觀點去觀察人生的。對於一切矛盾的現象，幽默是精細的像指尖那麼薄的敏感性；它是一個兩面的耶納斯 (Janus)，一個面孔笑，一個面孔流眼淚。』

柏格遜 (Bergson) 則不同，說『幽默是一位道德的說教師，穿着賢人底法衣的』；於是，用了十足的誤解，他得意地數說着，說那滑稽的要素是一種麻木，是抓住了有生的和無生的事物而加以特殊的歪曲，是將活人變化成機械性的典型。此外，天曉得，他還引證了許許多多的謬妄的病徵。這些祇知道滑稽的要素是化高超爲中庸的一種手法的理論家，當然不會懂得笑所能引起的淨化的空氣的。他們不懂得凡是偉大的東西都是平庸的，亦不懂得幽默

是反抗一切，反抗實的道德和理想的道德的。

幽默這字固是難下定義，但創作家所下的定義比理論家要恰切些。高底葉 (Gautier) 曾說，滑稽是荒誕底邏輯。笑到了極巔的時候要發生一種痛苦，笑底本身却比這種痛苦更其神祕。

哲學家亦未能窺及幽默底祕奧。斯賓塞爾 (Spencer) 說，當緊張忽然要變成空虛的時候，笑便是對於這種緊張的一個反動。康德 (Kant)，同樣地，說是當我們所預料要發生的某種事物，意外地化為烏有時，笑便產生了。但是馬克山奈特 (Mark Sennett) 却回答這些傲慢的論調道：一根大蒜能使人哭，可是那能够使人笑的蔬菜到現在還沒有發現呢。

巴芙洛夫斯基 (Pavlovski) 寫過這樣的話：『幽默是對於一切事物之相對性的一種正確感覺，亦是對於一切自命為固定的事物的一種永久批判。它是一個廣大的門戶，引人走向新的可能；沒有了它，智識的進步是無從揣想的。凡是結論，都含有對智識宣告死刑的意味，幽默則決不下最後的斷語。這固然是它的一種消極性質，並且引起許多人底不滿的，但這個實在是幽默所能貢獻我們的最大恩惠，因為它使我們的智識不致於囚禁。』他還說：『笑底本身並不是幽默。笑是一個社會的裁判所，它用一種確定的規範去量一切的荒誕，加以審問

及判斷。幽默却不是代表社會說話，它是代表神祇，它把有形與無形的衝突顯示給我們看，至少是使我們略知其概要。對於那些自以為拿得穩而驕傲的人，幽默是不能使他們滿意的。幽默是能飛的智慧底神經，是一種永遠新鮮的苦痛，因為心靈每逢張開翼翅要飛的時候，它總不免在它籠子的柵欄上碰傷了它的翼翅的。』

最高超的幽默家是世上最末的一個人：當一切文化都死滅了的時候，他獨個兒去對抗世界底末日。

四

幽默家在西班牙底晴朗天空之下，最為幸福。他極容易使自己適應於那種空氣。西班牙人有一種很純粹的生活感覺，沒有對外界的野心，也沒有國際的或植民的慾望。這個民族似乎是祇關心兩件事情，修鍊它的感覺性，發現生與死底意義。有人會問葛扶度(Querevedo)，他一生最快活的時候是什麼，他說是，『臨死的時候。』

我們的喪事，每每是真真的喜事，這祇要看看它們所含的喜慶意義就明白。做喪事是生向我們顯露真面目的時候。幽默便是把那種不可避免的真实敘述出來。不論它是在辦喪事的時候發生的，或是在做喜事的時候發生的。幽默是對於我們這人生加以最後的評判，並且

常是使人準備着像樣地死的。死的舞蹈在西班牙非常流行，而且博得真實的與廣大的熱忱。在西班牙全國，這悲喜劇的舞蹈是向國王、主教、以及放重利者都施過報復的。

最超特的幽默往往是發生於臨死之際的。這樣的幽默必然是其妙無比。許多大人物都表現過這種對於死神的英雄態度，可以舉爲例證。蘇格拉底在他自己臨終以前，說笑話說得比平時更其起勁。他記得曾欠某人一隻雞，但他太太却說他沒有欠，蘇格拉底就說道：『怎麼，你難道要我死了還欠債麼？』雷勃萊(Rabelais)底臨終之言則是：『我一無所有，我一無所欠，身後如有遺物，盡以贈之窮人。按鈴閉幕吧。喜劇已經完了。』

易養時的幽默，在西班牙常常可以見到。葛扶度彌留的時候，味蘭留伐底牧師氣狠狠地和他吵，要他將遺囑更改一下，以便多留些錢付他做喪事時音樂娛樂的費用。但這位大幽默家一定不肯，說道：『誰要來聽音樂，就叫誰出錢。』說完，翻一個身，就此嗚呼。還有，西班牙某紳士，正將與世長辭之時，忽有友人來訪。而這友人却是說話最可厭者。這個將死的人竭力耐心聽着，但後來臨終時到，他便對他的客人說，『如蒙見諒，我要斷氣了。』卽面壁而逝。

西班牙有許多自殺的案件。其自殺的唯一緣由，據他們在遺書中所說，是『因爲他們要

自殺』。馬德里城的居民從前是在 Plaza de la Alegria (歡樂的廣場) 上送喪的，這便造成一種最美麗的怪舉。西班牙的乞丐們，因為在行乞及訴苦之時，極有幽默，所以於貧窮之中帶有某種的尊嚴。他們調笑他們自身的艱苦，因此博得更慷慨的施與。怨言往往是帶有卑怯的，西班牙底幽默却能訴苦而不卑劣，所以可說是一種神祕的本領。

由芙納爾 (Juvenal) 並不是第一個西班牙幽默家。在他那時代，騙人的光明正大事情太多了，所以他的筆風，是傾向於諷刺的。阿西柏雷斯特 (Arcipreste) 是一位有趣的談話家，他最喜歡滑稽的故事；但在他所引用的有趣對照之中，我們可以看出一種輕視的成分。Celestina 與浪子故事都是鄉間所產生的各種幽默。西萬提斯及曼都柴 (Mendoza) 都走的這一路，最後便是葛扶度，把純淨的新鮮的高超幽默，帶進城市裏和宮庭裏。

谷耶 (Goya) 在他的作品裏都含着一种幽默的原素，無論是他的嘉年華節的圖畫或是皇族的肖像——後者是於尊敬之中含有幽默的。他的住宅在曼柴那 (Manzanares) 河之濱，牆壁上的飾畫是死之舞蹈的諸場面，和祖母閒談的圖畫。這些古怪的壁畫所包羅的也有：女巫們底安息日，市場中的主婦們，以及淫蕩調情的情景。至於谷耶底蝕鏤畫 (etchings)，那是西班牙幽默底時式標準和字典。

錫凡利蘭利(Sylveris Lanza)，最純正的幽默家之一，把人類像杏仁似地分成甜的與苦的兩種，而甜的便是那些他認為有幽默之天賦的人。百把年來，大家都講究修辭學，但他却是頭一個創造幽默雋語的人。他戴上大禮帽，帶了受他取教名的小孩子出去散步。他牽了這孩子的手，說是萬一孩子走失時，有這隻手可以找到他。阿左林(Azolin)是一個多方面作家，他無論在那一方面都運用幽默。幽默附着在他的作風裏，附着在他描寫事物的手法裏。但巴羅哈人(Baroja)呢，祇有在他最佳的文章裏纔接近到幽默。烏拉莫諾(Unamono)要是不會寫他那部Nivolas和他那些幽默的怪論，他必定要成爲一個平凡的可憐人。伐爾英克蘭(Valle Inclan)直到放棄了他那些近於怪誕的幽徑和意大利花園，而致力於田野的描寫時，他纔達到他的峯巔。雖然不打算把他的美學觀勉強造成一種理論，他到老還是認爲，西班牙底風格是一種不合拍節的舞蹈步子。

五

意大利底沒有H這字的『Umorismo』幽默，總是很藝術地組合成的，像一齣小的喜劇；而且，像一切意大利的東西一樣，它也分成許多種類。可是總具有一種組合的裝飾的原素，而且總是有西班牙古典傳統底那種英雄的調子和紀律。

北亞美利加底幽默是一種健全的土產品，據薩克萊(Thackeray)底說法就是：「一個幽默文學家，是能够喊醒和引起我們對於弱者底愛護和憐憫，以及我們對於謙誼和偽善的蔑視的。」北亞美利加底幽默是穿着運動衣的。它所說的笑話是準備得極妥善，彷彿經過一番訓練似的。

例外之事，在法蘭西比在任何別的國度要多得多，甚至法蘭西底幽默之花也差不多可以說是一種例外。可是如果撇開例外不談，那末法國的幽默倒是包含一種標準的幽默遊戲，而這遊戲常常是以宴會底情調來舉行的。法國幽默總是採取老傻瓜底形式，他對於教權的信仰認作神聖不可侵犯。法國幽默不能超越到譏諷之上，而且總是祇能做別種東西底一部份。它老是缺少它自己的內在生命。法蘭西幽默對那種毫無幽默的環境是打不出幽默仗來的；北美底幽默則不然，它的周圍無往而不幽默，此乃其長處。

英國的幽默呢，是冷淡地避免了人生最重要的諸問題。它對於正經的問題總是採取一種全然錯誤而又似乎適當的觀點。譬如說，蕭伯納，曾經對於素食之利益寫過這樣的話：「再則，果實均有種類，這是一種奇妙的特長，你祇須種一粒籽，就有一棵新的樹長出來。但要是一塊羊排骨在地裏，決沒有東西會生出來。」

英國幽默和西班牙幽默底唯一接觸，在於這兩個國度底最高貴的文學作品。莎士比亞底感傷的傻子們以及『韓姆烈』(Hamlet)底大部份，幾乎在西班牙也可以創造出來；而且從我們那些造反的王公們和光棍們底身上，還可以發現那樣的人物。在世上最真正的幽默家之中，王爾德是一個。他曾說，一個人如果叫要舖子裏的老板忘掉他，唯一的辦法是欠了賬不付錢。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他引起了我們對於一切光榮名譽之類的苦笑。

德國底幽默常是寫實的而且濃厚的。它比任何別個國度底幽默要辛辣些。但有時候它唱得最純淨最高超的幽默諧曲，例如海涅，他所寫的真正幽默交響曲是一直打進我們的心底的。

俄國文學中最好的成分，那使得俄國文學超然於它的單調頑固的骨骼之外的，就是它的幽默；幽默使它昇入上層的空氣中，並且使它脫離了它的沉重氣分。陀司托以夫斯基差不多在他所有的作品裏，尤其是在『白癡』和『永久的丈夫』裏，往往於悲劇的情況之中引入英雄的人物，以便與書中的女人們作反襯，這些女人是全然為苦痛與肉慾所佔據的。這樣的滑稽的人物，在他整個的作品裏活躍着。他們的古怪姿態和奇特容貌使他們成為悲劇的小丑，與他的作品其他部份底陰暗背景，成為尖銳的對比。

總而言之，一切現代的作家，每逢他們的衝突到了極頂的時候，他們都利用幽默而得到解救。在今日，沒有人敢對任何題材描寫得太嚴肅太輕信而不讓自己為幽默所節制。

六

在現代詩歌中幽默也出現着。有若干青年詩人，因為要得到超現實主義的成就，竟然獲得了高度的超幽默。運用他們那強烈的，詩語的能力，他們想出許多的比擬來，充滿了幽默的理想和無數的荒唐。立體主義 (Cubism)，達達主義 (Dadaism)，超現實主義 (Surrealisme)，以及一切的現代『主義』等，都含有一種非常的幽默，既不是嘲笑戲謔，亦不是隱藏的惡意，却是純正的詩和誠實的理想。現代的藝術，雖有其內在的強烈性，也不能擺脫幽默。

純藝術表現的時期現在既已過去，藝術底新傾向是不使它自己被背景的事情所束縛，同時是反抗一切無謂的謬誤的形式。它拒絕模倣，因此就把它的創造力放縱在怪論和幽默裏。電影忽然成為現代幽默的大本營。人生影響了銀幕，但銀幕施以報復而照樣地影響了人生，幾百萬的人都受到却利卓別麟底影響。過於正經的人看見自己映在鏡子裏似地反映着，就改變了他們的外表和他們的內心，以便適合他們在銀幕上所看見的。現在沒有人留着大的蹺起的鬚髯了祇有那種小的，幽默地修過的。因為這極小的一點細節，威嚴的德國人底整個性格

是都改變了。

幽默家總是向前邁進，正視眼前世界之熙熙攘攘與萬世後代沉寂的反襯，同時像老翁微笑着，想像到將來另外一種熙熙攘攘的世界。所以幽默家對於萬般事物底終了，都有一種預感，而且在此刻現在，對宇宙間永久的混沌已經具有某種真正的體會了。

「笑」之社會的性質與幽默藝術

長谷川如是閑作
徐懋庸譯

「笑」，在藝術上，是必然地與 Realism（寫實主義）相結合的。若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等等，具有觀念的傾向的藝術，則一概與「笑」寡緣。是故「笑」不外是一種 Realism 的態度，此乃當然的結果。

社會性的「笑」，世間大抵用幽默這名詞表示之，故「幽默」者，就是以特殊的認識態度及表現態度對付社會生活的事實時所成立的「笑」，而這態度，在藝術上，是與寫實主義的態度共通的。

寫實主義的藝術，不是當人類的意識從現實遊離，徒由其自體的昂奮而發展為特殊的觀

念的典型的那種藝術；這是，將那樣的典型置諸現實的生活意識之前，從而認識之表現的一種態度。這和以科學的意識暴露常識的錯誤是同樣的作用。「笑」便與藝術上的這寫實主義有密切的關係。現實生活之中，固然在這種具有社會的意味的笑以外，還有單純的生理或心理的笑，然而，凡是發達了的社會人，在日常生活中所笑的笑，則係上述的社會性的「笑」。

自來研究「笑」的學者甚多，但他們僅從發生「笑」的事實或「笑」之心理等視角出發，而大抵忽略了「笑」之社會的性質。就是，將笑的對象及主體，僅視為孤立的現象。或謂：對於矛盾、缺陷、醜惡、不統一、不合理等等事實，從不受這些事實的影響的優越的地位看來，是要發笑的；或謂：當看到從有到無的突變的時候，是要發笑的；或謂：從崇高到卑下，理智到迷妄，真實到虛偽，價值到無價值，流動到停頓……等等急轉直下的事實，是惹起「笑」的。這種笑的解釋，自亞里斯多德以來，至康德及柏格森，還有別的許多哲學家心理學家，莫不共通地主張，可是，他們都不會充分承認高級的「笑」的社會的性質。

如上所說，笑是從高遠之處看到生活的破綻 (weakness) 時所起來的，這固然不錯，但是，只將一定的事實形態視為「笑」之條件，將一定的心理形態視為「笑」之態度，這對於社會性

的『笑』的說明，未免太不完全。

社會性的笑——即幽默，乃是一個社會的態度，其對象不是一定的事實。說『笑』是一定的事實形態所產的許多『笑』之哲學家的見解，把『笑』看作只是客觀事實之主觀的反映，這是不對的，他們忽略了重要的一點，即『笑』是以特殊的社會的態度對付事實的時候的表現。

二

作為社會態度的『笑』，必須從兩方面去看它。第一，將其看作認識的態度，第二，將其看作表現的態度。

先從第一方面說，『笑』之惹起，並不是事實的形態的本身之故，而由於對此事實的特殊認識的態度。據『笑』之哲學家們說來，是對着矛盾和缺陷，而自身站在超然的優越的地位時，於是乎發笑的，然而社會性的『笑』，却不是那些低級的可笑的對象之局外者所發的笑。例如，一個威儀堂堂高視闊步的紳士，因為帽子被風吹去而忽然慌張地追尋的時候，這光景是使誰都要失笑的，這笑本來並不可以說是社會性的笑，不過是低級的滑稽而已。照普通的笑的學說講來，對這事發笑的人們，無疑地是站在超越這『矛盾』的優位的，實則，

在這個情形中的「笑」，決不單是因爲自己超越着矛盾的事實而發的。人們笑這事實，乃是因爲他們對這矛盾取着某種的認識的態度。所以這笑不是因超越矛盾而發的笑，乃是因爲對於「矛盾」懷着某種意味的關心而發的笑。上述的低級的笑的例子，雖不足以適切地說明此理，然而這種笑，也是認識了那個紳士的典型的「尊嚴」的外表之破綻的笑。換言之，人們之所以笑這個事情，是因爲已經認識了那個紳士的「尊嚴」並非「絕對的」。若在沒有這種認識，而深信那種「尊嚴」是「絕對的」的人們，則對於這矛盾，是不會發笑的，例如，那個紳士的兒子，倘若相信他的父親的「尊嚴」是「絕對的」，那末，他對於這矛盾就不會發笑，反將感到悲哀及羞恥了。

因此，「笑」是一種批判的態度。一切批判的態度，雖然都超越着對象，但其所以加以批判，却不是由於超越，而是由於密切地關係着之故。幽默與批判的態度全然同樣，都是從關心社會出發的認識的態度。不過，當這認識的態度到了理性的論理的過程時，却只能產生「批判」而不發生「笑」。故發生笑者，是那種先行於理性和論理的，衝動的，所謂「直觀的」態度。

或以爲在某種情形之下，人們對那對象的事實，所以不作認真的批判，也不生悲哀與憤

怒，而只以一笑了之者，是因爲事態不重大之故，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見解。「笑」是站在批判的地位而對於事實的矛盾和不合理所起的一種衝動的昂奮，與事態的輕重大小是並無關係的。對於那種單單是超越了自己的批判的事態，也決不會發笑。超越自己的批判的事態，不過是自己不能現實地加以觀察的對象。寫實主義的態度，以對象的透徹的理解爲前提，由這透徹的理解自然生出「笑」來；倘若把釋迦的「拈花微笑」解作徹底的觀照之表現，則寫實主義的「觀照」自然也可以說是伴着笑的道理。

藝術的「笑」與「拈花微笑」同樣，在被笑者與笑者之間，必須有認識的共通點及透徹外表的「現實」的觀察。

三

如上所說，幽默是顯示既成的諸制度及諸典型的儼然的外表之破綻時所發生的，所以在一般的程度上，必須對那內在於這制度和這典型的非流動的形態之中的缺陷，有所認識——即使只是漠然的認識。換言之，看出「外觀」與「真實」的背馳，感到社會一般的感覺——即使是無意識地感到，——這是發生社會性的「笑」的前提。

藝術上的寫實主義，就是基於這種認識的態度而把客觀的真實寫實地表現出來，而藝術

上的幽默，則就是把這種寫實主義的表現通過某種角度而發生笑。既然這樣，寫實主義與笑，是一個東西，不過觀察的角度不同罷了。近代的寫實主義的藝術，是暴露那內在於既成的典型中的矛盾的，但是要把它表現成一面看來是悲劇，他一面看來是喜劇，切不可把那作為「笑」之對象的「矛盾」看作孤立的在存在而表現。

故 Realistic 的認識態度，其自體是「笑」的釀造者。無論是悲哀，是憤怒，是憎惡，是醜惡，是滅亡，當直視其現實的正體的時候，總是有着可「笑」的一面的。

矛盾、缺陷、不合理等等可悲可怒的事實如何會喚起「笑」的呢？在這裡，幽默的社會的意義，暫且不提，總之，社會性的笑，若沒有寫實主義的認識作為前提，那是確乎不會發生的。

日本的古今文藝中，甚富於幽默。從古事記、萬葉集等算起，上代的物語類的幽默，在世界的古代文藝中，實在找不出同樣的類例。這事情，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證實，日本人的藝術態度自古就是寫實主義的，就是說日本人對於社會的外部裝置的認識，自始就是「近代的」。西洋的宗教家稱那對於宗教的 Realism 為 Modernism，日本文學中的古事記、萬葉源氏等等，從古以來就是 Modernism 的。

這並不單是寫作家的態度所決定的。寫實主義的藝術傾向之成立，是和一般社會的認識態度相一致的，如前面所說，矛盾使人發笑的時候，必須笑者對於矛盾有某種程度的認識。常寫實主義伴着笑的時候，一般人必然對於現實有着和藝術的認識性質相同的認識。否則，寫實主義就不會給人們以笑而只能給以怒。

所以，「笑」的一方面，可以說是「現實」之認識的社會的一致。似乎是出其不意的滑稽，而其實是使一般人的對「現實」的認識的表面化的東西，就是社會的「笑」。在意義上，社會的「笑」同時就是社會的覺醒。

四

其次，「笑」的他一方面，是作為社會的表現的態度的。有的人，以為比起沈默、哀泣、憤怒等等緊張的態度來，笑是弛緩的，所以這也是「不認真」的。然而哀泣和憤怒，其實也是一種弛緩的狀態，而且這些是動物也有的，笑則唯人類所獨有。由此觀之，笑還是最「人性的」——即高級的——表現態度。

有的人，一提到笑，就聯想到優越、侮蔑、冷酷、無責任、不認真、不親切、不人情等等惡德。「笑」之哲學家也動輒把笑當作與理性、信念、道德相對立的東西，他們把「笑」

只看作是「自己表現」的一種態度——也就是誇張自己的態度。

然而，把社會的「笑」作如是觀，也是不當的見地。笑的發生，也有是在比哀泣和憤怒更絕望的時候的。笑的態度，外觀上雖然飄逸，但決不能說它比有些誇張的哀泣與憤怒更「不認真」。

哀泣、憤怒和「笑」本來是同一種的心理的「放散」。但後者較之前者，却多一種性質，就是「笑」的表現，是在社會的協同關係之中的。「笑」，乃是認識了社會的破綻之後，代替憤怒代替悲哀而發的。據許多研究者說，這是因為那事態無害或不甚重大之故，也有人說這是主觀的無責任。但是，如前所述，這與對象的問題之輕重大小無關，也不是因為對於對象不負責任，其實是極其深刻的表現的態度。至於，為什麼對於同一事態，有的悲哀，有的憤怒，而有的人却會發笑的呢？這問題，在此可以考察一下。

社會人對於極其關心的客觀的事實，或則表示感情的昂奮，或則予以理性的判斷，有這樣兩種態度。「笑」當然是屬於前者的，在各種感情的昂奮之中，「笑」是唯人類所獨有的，在其社會的性質上具着高度的性質的表現的態度。對於應該悲哀應該憤怒的事態而以「一笑了之」，這雖往往被人說是無氣力，無精神的態度，但較之「絕望」，較之「降服」，

在這態度里倒常常含着「希望」和「克服」的意味，所謂幽默，不是悲哀那樣的「退縮」的態度，亦非憤怒那樣的「分裂」的態度，而是暗示着「活潑」和「協同」的態度。蕭伯納的「笑」，是英國社會主義的另一方面的表現，較之同一英國社會主義的理論的表現，是更深一層的「認識」和「批判」的態度，他的「笑」的藝術，比他人的理論顯然更富於活氣，它的效果不是「分裂的」而是「協和的」。

悲哀和憤怒的表現，無論其在怎樣適切的情形之中，但比起這些昂奮來，「笑」是將事態更冷靜地認識了的態度。所以在某種情形之下，幽默却被誤解為冷刻而被人斥為不認真。然而，倘將悲哀和憤怒也捲入「笑」中，把「笑」作為處在客觀地位的東西看，這倒是健全的社會生活的條件。藝術的「笑」，也是將真正的重大事件作為「笑」的對象的，幽默之社會的使命就在此。能够笑那破滅的力量是能救那破滅的。

五

寫實主義的暴露，是伴着不快、苦痛、污辱等感覺的東西，若將「笑」的表現來作這種暴露，則暴露與被暴露者，因為給予或受到了那種反社會的衝擊，而得以認識「真實」。憤怒、悲哀、等在這一點上則全然無力，理性的、論理的態度也沒有這樣的力。在這樣的時

候，唯「笑」能有最有力地亦最平和地認識現實社會之深處的效果。

藝術上的笑，實在是具有這種社會的協同的態度的最有力的表現形式。

藝術上的笑，對於該悲哀該憤怒的事態，並不是「一笑了之」而是「笑着對付它」的。從這一點說來，十九世紀的英國最偉大的小說家迭更斯的「笑」，是標本的藝術的「笑」。他不但批判當時倫敦的市民的典型而笑之，并且把市民的社會形態的自己批判亦以笑表現之，對於許多社會問題給予具體的理解，引起社會的昂奮，而發展他的「笑」。

契訶夫是被稱爲「俄羅斯的迭更斯」的，他的「笑」雖被許多批評家們理解作「絕望的笑」，但實則與迭更斯同樣，是把當時的俄羅斯社會從封建的社會形態轉變到市民的社會形態這過程中的悲劇的諸現象，以「笑」表現了出來，顯示着胆量和力量的。從俄羅斯的末期時代推移到俄羅斯的新興時代的可能性的暗示，這是契訶夫的認識，契訶夫表現。他們是只因爲有着偉大的藝術的笑而成功的。

藝術上的笑，是憑着嚴肅的正確的認識，當社會陷於因悲劇而退縮，因憤怒而分裂的危險之時，以更深刻的直視的態度與以一笑，使同樣的認識和批判，在社會的諧調的空氣之中展開。

藝術的幽默，是將喜劇的終局給予破綻的悲劇而發露社會的強韌性。將「分裂」的運命挽回「結合」的，是藝術的笑。這是最高的的人類的態度，社會的態度。

但若幽默僅成了「辛辣」的掩飾（Camouflage）時，則成爲淺薄卑弱的態度，是藝術上的低級的態度。

我們需要健康的笑

小 羊

在蘇聯最近出版的火花雜誌上，載着一篇莫斯科第一醫藥專門學校附屬神經病院的醫生阿巴拉姆才甫的短文，題目就是現在所用的這個：「我們需要健康的笑」。

火花雜誌是很有名的文學與一般科學，政治的雜誌，雖則我們不知道阿巴拉姆才甫是怎樣一個人，但這篇文章能登在這種雜誌上，大概總還有一顧的價值吧，看了這篇，也可以給我們看看幽默文學在蘇聯今日的文壇上是處于怎樣的地位。

全文大意如下。

雜誌和書籍——我們的永久的同路人，這是我們在旅途上在一切閒暇的時候的有價值的，和教育我們的休息室。

一般人都知道，做過肉體的勞動以後需要休息，使筋肉舒展，恢復沒有疲乏時的狀態。以保持身體的健康平衡。但更應該知道，做過心智的勞動以後尤其需要休息，否則我們的思想力和記憶力的弦子就快要折斷了。心智的休息的最好憑藉物，就是那些輕鬆的有趣味的讀品，真實的，快樂的笑和幽默。

我們總在雜誌上尋找這種幽默，期待着從我們的現代作家——幽默家的筆底下產生出這樣的作品，但是枉然，我——我想不只我自己，其他許多人也一樣——可沒有看到它。我們在目前的雜誌上所得到的那些彷彿幽默的作品，一點幾不能給我們滿足。這些作品大部分是好像披了幽默外衣的性質的故事，而從那故事喊叫出來的聲音，表現出來的動作，却完全不是幽默的，不會于真實的和快樂的笑的形式引起我們的健康的反應，使我們在即使心裏不想笑的時候，也非得翹起嘴唇笑一下不可。同時，由這種笑，可以驅散不良的心地或思想的黑雲，忙迫的固定工作的煩惱，而成爲一種興奮劑，在這情形下也就成立了心智的休息的條件了。說起來，真實的幽默，却是頗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呀。

我並不想叫一個健康的和完全模範的人物學成無節制的，放浪的笑匠，在電車裏也笑，在種種時候以及大庭廣衆中也笑。然而，我們的寶貴的雜誌似乎又太矯枉過正了，連那真實

的，深遠和精細的幽默，活潑和健康的諷刺也怕說了，代替了這些的，多是那枯燥而乏味的童話，不是關於清潔，衛生，便是關於怎樣一個醜陋的，什麼也不思想的公主花錢給自己買了一個男人。這種作品，是早就讀過了它的成年人所不能再吞下去的。

即以近來被認為算是幽默的作品而論。

左勤克的短篇小說，印在一九三三年的火花雜誌上的「幸福的路」，甚至沒有達到它的對話上的技巧，引起聽者的僅只是一點謙遜的微笑而已。我們在那篇小說上能看到什麼可笑的地方？一切都是這麼平常，這麼輕飄飄的過去，沒有一種會引起人家不得不笑的東西存在：如機敏，諷刺，顯明的和形相的表現。

果戈理用含淚的苦笑去笑，我們也就極能真誠的隨着他一同笑。例如在他的名著外套裏，那個阿加克阿加可維奇，從他生下來，到他在司裏，到他『剛一到家，他就靠桌坐下，連忙唸他自己的菜湯，吃一塊牛肉和葱，決不留心它的味道，將這一切和着蒼蠅以及所有那時不問落入的什麼東西一齊吃掉了。覺到肚子膨脹起來了，就從桌旁站起，把藍墨水盒掏出，於是便抄寫帶到家裏的公文……』，到他的外套被剝去了，他去見署長，挨署長一頓臭罵，一直到他回了家，睡在床上發燒，『異象不絕的呈獻在他的眼前，一個比一個奇怪，一

會他看見了彼得羅維奇，向他定做帶捉賊陷阱的外套，因為他覺得賊們不斷的在他床下；並且他甚至時時叫主婦從他的被窩裏拖賊；一會他問，他有新的外套，爲什麼在他面前還掛着那舊「褸袍」，一會他覺得他立了一個將軍面前，聽着一頓好臭罵，於是說：「有罪，大人」！終之，竟烏七八糟臭罵起來，說出極可怕的話……」這一個故事，通篇像這種精彩的地方很多，它叫你笑，還得同情的笑，雖然文字外表並不見得可笑。這就是真實的幽默。

這是果戈里型的苦笑。這種笑可以驅散不良的心地或思想的黑雲。

這類有質量的諷刺文學作品，我想，無論在什麼時代，只要它寫的是真實的，總會賺得人們的同情的笑，這種笑不是浪漫的，頹萎的，而是健康的。

又一個型的是柴霍甫初期的作品，是屬於輕鬆的有趣的幽默，他的這一類的作品很多，在他的初期作品裏，大部分是屬於這一類的。我們隨便找一篇出來，譬如「頭等車乘客」，就是最好的輕鬆而幽默的作品，從頭讀到尾，你還不覺得什麼，很普通，但等你讀到最后的一句，不由你不隨着那兩個人一齊哈哈大笑起來，這種笑也是真實的，健康的。而且也是抓住故事的焦點的技巧極其圓熟的作品。試問我們的現代作家，那個人寫出了這樣高的幽默作品呢？沒有。

再說一說左勤克，近來他是在孤獨和寂寞中笑，我們沒有方法好援助他，我們不能說他是懂得怎樣引我們到健康的幽默和諷刺的世界中去，到無憂的和快樂的，真實的笑着的世界中去。

所以我覺得蘇聯的文學缺乏那真實的笑的資料。

這種材料果然沒有嗎？是的，在積極建設的新路上的蘇聯，若找這種可笑的东西是很難的；但是須知在我們目所能見的還有另一個世界，另一種人類，我們可以從那一個世界那一種人類裏掘出些可憐的埋藏來，這並不是說要來對他們加以無聊的嘲笑，却是有力的暴露和規諫。

我們每天經過繁重的工作，緊張的肉體需要休息，變化；同此，我們的心智的疲勞也需要休息，變化，給于這種休息和變化的就是那些輕鬆的有趣味的讀品。真實的，快樂的笑和幽默。

末了，我聲明：笑——幽默和諷刺並不是危險的東西，關鍵就在你是高尚的用它還是下流的用它。

MABIE氏幽默論抄

郁達夫

美國散文作家 Hamilton Wright Mabie氏，在一本文學申說 (Essays in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裏，有一篇關於幽默的文章，題名 A Word about Humor，係紐約 Mead and Company 所發行。現在將這一篇文字的大意，抽譯剝製，介紹在下面。

要把幽默和急智 (Wit 或作機智) 的本質說明，界限劃清，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從古代亞利士多德以來，批評家們誰都在感到。這兩個文學上無處不在的分子，變幻離奇，就是最嚴格最有論理頭腦的思想家，也不能以範疇公式來籠住牠們。牠們的變化多端，不單是一種大大的愛嬌，并且也證實了幽默和急智在人事萬端中所演的重要任務。牠們是無所不在的，凡藝術上，宗教上，歷史上的精神滿溢之處，喜樂與悲哀，友誼與敵愾，高潔與污濁，同時同樣地都用得着她們。牠們的性質是最為大家所周知所認識，可是無論如何，你總不能以一定義來說出。日常我們是樂于用牠們尊重牠們的，但同對於固定物件似的臆說，却怎麼也下不了。急智變幻太多，幽默基于天性，完全的定義，是不可能的。這不是說，我們對於牠們的性質，不能窺探，對於牠們的歧異，全無明察。美國文學是富于急智與幽默的，因而對於

兩者的分析說明，也來的很多。海士立脫 (Hazlitt)，來漢脫 (Leigh Hunt)，薩喀萊 (Thackeray) 等，都喜歡以文章來證說（並非解釋）這些，而許多英美的批評家散文家，無不在加以令人瞭解牠們的幫助。

準確的定義，並非是深奧的思想與瞭解的必要條件；而精神心理的最深處，却最難捉摸。

急智含有多量智的分子，故輪廓比幽默稍為清晰，然兩者性質終極近似，一見之下，往往難以辨得烏之雌雄。總之，兩者的發生，同是由于一種顛倒 (Incongruity) 或作失諧，不調 (與對稱 (Contrast) 的感知而來；不過急智較為輕快，乾燥，明顯，純含智的分子，而幽默較為澈底，遍在，是根于性格和氣質的。急智是才智的巧運，而幽默為天性的流露。急智是心靈的自覺的機巧，而幽默却出自人性的深處，往往不自覺地從性格中表現出來的。古代的科學者，至指幽默為組成人身的大成分之一，實在是很可以助我們瞭解幽默的根本性質的解釋。急智只在事物的外表上徘徊，而幽默能入牠們的深處，洞徹到底，並不有意識地深掘到牠們的隱秘。急智是沒有聲色，不動情感，乾燥抽象的；但幽默却係全人格，全身心的表現，有柔情，有憐情，有哀情。即使撩人作笑，却也並無惡意與狠心，其為笑也，與淚相

聯，兩種情懷，常常極自然地混合錯綜，像是四月裏的天氣。

最深的幽默，決不含破壞，譏刺，傷人之意。服爾德的幽默，常是輕笑冷諷的假面，而海涅的急智却銳利得像外科醫生的鋼刀。但塞范底斯的幽默，是對人尊敬客氣，莎士比雅的幽默，又是富于柔情哀意的。

勃須納而博士(Dr. Bushnell)說得好：『急智是乾燥的故意的造作，想博得贊許，想吞沒對方，且含妒意，想把人家的善處好處掩抑下去。至於幽默，是精神本身的潤澤之蒸發，笑時因為滿懷是笑，不得不爾，若含哀意，儘可以哭，持滿充盈，啼笑皆宜。陣雨淋枝，黃櫻細草也點點含珠；其后清光化日來臨，照出晶瑩的水滴，終無存心故意的形跡可求，將使你辨不出這究竟是笑的淚還是哭的淚。』健全，自在，是幽默的特性。急智有時也許可以自在，可以健全，甘美，可以發人隱祕，但幽默却必然地是自在，健全，甘美，顯示隱祕的。

急智便于引用一句兩句，不能全讀，服爾德，雪特尼。斯密司(Sydney Smith)，大仲馬等的急智，都是如此。牠只是對話中的一句警語，如電光之一閃，不能包括人生或思想之全部，無創造的活力。比到廣大，賅括，使萬物成熟的陽光似的幽默，却差得多。幽默就是將全人生顯示給我們的東西，如亞利士多芬納斯，塞范底斯，毛利哀兒，莎士比雅等的作

品，所給與我們的，便是全人生的翻譯，羅雪安，拉勃來，海涅等的幽默，却是自由自在，天空海闊，打破武士制度形式，打破虛偽，自欺，打破賤民主義的狹小，自滿，愚陋與淺薄的生力軍。尤其是海涅，初看似乎是破壞的，但是他的那一種矛盾的性格，善感的天資，諷諧的高調，畢竟是他對時代，對環境的反抗。這便是他的作品之特長，也即是幽默的真諦。至若亞利士多芬納斯，則更是一個破壞一切，解放人類的創造者了。

若說這一個人生廣汎的包羅，與解放的力量，是破壞的幽默家的特質的話。那以真誠嚴肅來對待人生的建設的幽默家，如莎士比雅，毛利哀兒，塞莎底斯，李希泰 (Richter)、喀拉衣而 (Carlyle) 等，更足重視了。這兩幽默家的研究，可以使我們看出幽默所包括的背景，實在比幽默家所處的世界還要大一點。大幽默家悠然泰然遊戲人間，就足證明他的瞭解一切人生的祕密，而較孜孜從事于工作者所包含的更偉大更自由更完滿。因為遊戲是一種力量飽滿後的自在流出，是藝術家將他的思想具體化時的喜悅與豐滿的遊刃。

認真的論理家，不認想像與洞察力為可靠，終身營營于規矩方圓之中，見人生之一面，自以為已冒萬險而窮究竟；殊不知幽默者，方站在世界圈外，靜觀人生，以全體的眼光，在看萬象系統中之一部分人事世事。他明知人生是一悲劇，但作整個的觀察時，陰影亦為光明

所掩沒。故幽默家對於近身事體，許為一厭世悲觀者，但對於宇宙的實際，整個人生的價值與尊嚴，却自有他的樂觀的信仰。

蘇克拉底斯泰然處世，在人生最重要的關頭，亦能以反諷的態度相處，就因為他早超出于地域人種的小信念，而抱有一絕對根本的大信念在那里。喀拉衣而利用幽默和想像的交織，以人生背景的無限與永久為目標，故能輕視傳統的舊習，以睥睨一世。莎士比雅的悲劇，和他的喜劇，同出一源，是由他的天性與人生觀裏溢流出來的力量。他的描寫悲劇原因，是超然處于一優越者的地位，因他知道違反天則者，悲劇原是難免的結果。他以深沈大覺者的態度，描寫悲劇的經過，一絲不亂，平穩安閑，因為他早就從一時的風雲黑暗，而看到了彼岸的天空。這就是大幽默的沈着，係由事物的全體統觀而來的沈着。

幽默在這根本的意義上，就是人生的顛倒與對稱的感知。從人生的論理觀點看來，這對稱是悲劇的，從自由擴大的信念原意，通過想像來看，這對稱却是富于幽默的。小孩子們因為不懂事物相關的界限與重要而有時會得到痛苦的經驗，由成人看來，這些經驗原是很可笑的；從神通的視點來看人生，也免不了有同樣的幽默分子存在在人生之中。以有不滅的靈魂的人類，而去經商營販，搬弄些即滅的事物，更營營于衣食，而亟亟欲保此靈魂的外殼，必

滅的軀體，豈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幽默之源，就在這人類不滅的靈魂與必滅的物質關係的對稱矛盾之上。將這幽默，說得最透關的書，當無過于喀拉衣而的那部衣裳哲學 (Sortor Sartus) 了。

有限與無限的矛盾對稱，便是人生的幽默之源，唯達觀者，有信念者，遠視者，統觀全體者，得從人生苦與世界苦裏得到安心立命的把握，而暫時有一避難之所。幽默是一牢不可破的信仰的諦觀，所以帶幾分憂愁，是免不了的。世人之視幽默為輕率，為不懂人生的嚴肅者，實在是大錯而特錯的見解。

『論語一年』

魯 迅

——借此又談蕭伯納

說是『論語』辦到一年了，語堂先生命令我做文章。這實在好像出了『學而一章』的題目，叫我做一篇白話八股一樣。沒有法，我只好做開去。

老實說罷，他所提倡的東西，我是常常反對的。先前，是對於『費厄澆賴』，現在呢，就是『幽默』。我不愛『幽默』，並且以為這是只有愛開圓桌會議的國民才鬧得出來的玩意

兒，在中國，却連意譯也辦不到。我們有唐伯虎，有徐文長；還有最有名的金聖歎，「殺頭，至痛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大奇！」雖然不知道這是真話，是笑話；是實事，還是謠言。但總之，一來，是聲明了聖歎並非反抗的叛徒；二來，是將屠戶的凶殘，使大家化爲一笑，收場大吉。我們只有這樣的東西，和『幽默』是並無什麼瓜葛的。

況且作者姓氏一大篇，動手者寥寥無幾，乃是中國的古禮。在這種禮制之下，要每月說出兩本『幽默』來，倒未免有些『幽默』的氣息。這氣息令人悲觀，加以不愛，就使我不大熱心于『論語』了。

然而，『蕭的專號』是好的。

牠發表了別處不肯發表的文章，揭穿了別處故意顛倒的談話，至今還使名士不平，小官懷恨，連喫飯睡覺的時候都會記起來。憎惡之久，憎惡之多，就是效力之大的證據。

莎士比亞雖然是『劇聖』，我們不大有人提起他。五四時代介紹了一個易卜生，名聲倒還好，今年紹介了一個蕭，可就糟了，至今還有人肚子在發脹。

爲了他笑嘻嘻，辨不出是冷笑，是惡笑，是嘻笑麼？並不是的。爲了他笑中有刺，刺着了別的人病痛麼？也不全是的。列維它夫說得很分明：就因爲易卜生是偉大的疑問號

(?)，而蕭是偉大的感歎號(!)的緣故。

他們的看客，不消說，是紳士淑女們居多。紳士淑女們是頂愛面子的人種。易卜生雖然使他們登場，雖然也揭發一點隱蔽，但並不加上結論，却從容的說道『想一想罷，這到底是些什麼呢』？紳士淑女們的尊嚴，確也有一些動搖了，但究竟還留着搖搖擺擺退走，回家去想的餘裕，也就保存了面子。至于回家之後，想了也未，想得怎樣，那就不成什麼問題，所以他被紹介進中國來，四平八穩，反對的比贊成的少。蕭可不這樣了，他使他們登場，撕掉了假面具，關衣裝，終于拉住耳朵，指給大家道，『看哪，這是蛆蟲！』連磋商的工夫，掩飾的法子也不給人有一點。這時候，能笑的就只有並無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在這一點上，蕭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遠。

這怎麼辦呢？仍然有一定的古法在。就是：大家沸沸揚揚的嚷起來，說他有錢，說他裝假，說他『名流』，說他『狡猾』，至少是和自己們差不多，或者還要壞。自己是生活在小茅廁裏的，他却從大茅廁裡爬出，也是一隻蛆蟲！紹介者胡塗，稱讚的可惡。然而，我想假使蕭也是一隻蛆蟲，却還是一隻偉大的蛆蟲，正如可以同有許多感歎號，而惟獨他是『偉大的感歎號』一樣。譬如有一堆蛆蟲在這裏罷，一律即即足足，自以為是紳士淑女，文人學

士，名宦高人，互相點頭，雍容揖讓，天下太平，那就是全體沒有什麼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蟲。但是，如果有一隻驀地跳了出來，大喝一聲道：『這些其實都是蛆蟲！』那麼，——自然，牠也是從茅廁裏爬出來的，然而我們非認牠爲特別的偉大的蛆蟲則不可。

蛆蟲也有大小，有好壞的。

生物在進化，被達爾文揭發了，使我們知道了我們的遠祖和猴子是親戚。然而那時的紳士們的方法，和現在是一模一樣的：他們大家倒叫達爾文爲猴子的子孫。羅廣廷博士在廣東中山大學的『生物自然發生』的實驗尙未成功，我們姑且承認人類是猴子的親戚罷，雖然並不十分體面。但這同是猴子的親戚中，達爾文又不能不說是偉大的了。那理由很簡單而且平常，就因爲他以猴子親戚的家世，却並不忌諱，指出了人們是猴子的親戚。

猴子的親戚也有大小，有好壞的。

但達爾文善于研究，却不善于罵人，所以被紳士們嘲罵了小半世。給他來鬪爭的是自稱爲『達爾文的咬狗』的赫胥黎，他以淵博的學識，警闢的文章，東衝西突，攻陷了自以爲亞當和夏娃的子孫們的最後的堡壘。現在是指人爲狗，變成摩登了，也算是一句惡罵。但是，便是狗罷，也不能一例而論的，有的食肉，有的拉糞，有的爲軍隊探敵，有的幫警署捉人，

有的在張園賽跑，有的跟化子要飯。將給闊人開心的吧兒和在雪地裏救人猛犬一比較，何如？如赫胥黎，就是一匹有功人世的好狗。

狗也有大小，有好壞的。

但要明白，首先就要能辨別。「幽默處俏皮與正經之間」（語堂語）。不知俏皮與正經之辨，怎麼會知道這「之間」？我們雖掛孔子的門徒招牌，却是莊生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與非不想辨；「不知周之夢爲蝴蝶歟，蝴蝶之夢爲周歟？」夢與覺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鑿起七竅來呢？莊子曰：「七日而混沌死。」

這如何容得感歎號？

而且也容不得笑。私塾的先生，一向就不許孩子憤怒，悲哀，也不許高興。皇帝不肯笑，奴隸是不准笑的。他們會笑，就怕他們也會哭，會怒，會鬧起來。更何況坐着有版稅可抽，而一年之中，竟「祇聞其騷音怨音以及刻薄刁毒之音」呢？

這可見「幽默」在中國是不會有的。

這也可見我對於「論語」的悲觀，正非神經過敏，有版稅的尙且如此，還能希望那些炸彈滿空，河水漫野之處的人們來說「幽默」麼？恐怕連「騷音怨音」也不會有，「盛世元

音』自然更其談不到。將來圓桌會議上也許有人列席。然而客人，主賓之間，用不着『幽默』。甘地一回一回的不自已喫飯，而主人所辦的報章上，已有說應該給他鞭子的了。

這可見在印度也沒有『幽默』。

最猛烈的鞭撻了那主人們的是蕭伯納，而我們中國的有些紳士淑女們可又憎惡他了，這真是蕭伯納『以無意得之，大奇！』然而也正是辦起『孝經』來的好文字：『此士大夫之孝也』。

『中庸』『大學』都已新出，『孝經』是一定要出來的；不過另外還要有『左傳』。在這樣的年頭，『論語』那裏會辦得好；二十五本，已經要算是『不亦樂乎』的了。

『幽默』與『語妙』之討論

李青崖
林語堂

語堂吾兄：前在鎮南兄席間，弟曾提及 Humour 一字的譯文，不妨另就『雋』『巽』之類謀辦法，實則當時在弟個人也沒有找得一個具體的。現在有一件事情奉告：

昨晚天氣很熱，我家裏隔壁的咖啡館又熱鬧得衝天，因此帶了幾個小孩子到附近的公園裏去躲避一下。園裏雖然沒有月光，可是在樹叢下面別有趣味，所以就叫他們領略詩人之所

請「幽默」。

後來，因為園裏也可以聽得見遠處的電車那類的鬧聲，所以就談到鬧中取靜這類的折衷派的調頭，忽然我那個十四歲的孩子說：「那末園裏的情形，可以算是幽默了！」

我正預備糾正他，可是這時候樹叢裏另外有一道聲音向我們說：

「阿×的觀念雖然錯了，不過這樣的分子求義的結果，未嘗不算是語妙天下！」

原來說這句話的，就是阿×的先生，他既然不約而同地也在園裏乘涼，我就把糾正的公務請他去負責……

可是「語妙天下」這四個字，却觸動我的靈感了：就是想是「妙語」兩個字做 Humour 的第二個華譯。因為四字連用已經包含了不少的 Humour 味兒，截去二字取得縮腳式歇後語調，那末不獨味兒更長，並且聲音也很相類。既然我在無意之中，偶然得到了這樣近乎天成的的小玩意兒，所以就寫在前面，以之就正

高明，想來或許也有討論的價值罷？

手此專問

箸祺不一

弟李青厓 七，八。

答青厓論幽默譯名

青厓吾兄：得札論以「語妙」二字作為 Humour 之第二華譯，語出天然，音韻亦相近，誠有可取。幽默已成口語，不易取消，然語妙自亦有相當用處，尤其是做形容詞，如言「何等語妙！」某人太幽默，亦可說「某人太語妙了」。論語本擬逐期選登中國幽默文字，列入幽默文選欄，也就可常用此話。

弟意「語妙」含有口辯隨機應對之義，近於英文之所謂 wit。即略限其用法亦可。

「幽默」二字本為純粹譯音，所取於其義者，因幽默含有假癡假呆之意，作語隱諱，令人靜中尋味，果讀者聽者有如子程子所謂「讀了全然無事」者，亦不必為之說穿。

此為牽強說法，若論其詳，Humour 本不可譯，惟有譯音辦法。華語中言滑稽辭子曰滑稽突梯，曰談諧，曰嘲，曰諷，曰諛浪，曰嘲弄，曰風，曰諷，曰諷，曰諷，曰奚落，曰調侃，曰取笑，曰開玩笑，曰戲言，曰孟浪，曰荒唐，曰挖苦，曰揶揄，曰俏皮，曰惡作諛，曰旁敲側擊等。然皆或指尖刻，或流於放誕，未能表現寬宏恬靜的「幽默」意義，猶如中文之「敷衍」，「熱鬧」等字亦不可得西文正當譯語。最近者為「諛而不虐」，蓋存忠厚之意。幽默之所以異於滑稽荒唐者：一，在於同情於所諛之對象。人有弱點，可以諛浪，已有

弱點，亦應解嘲，斯得幽之默真義。若單尖酸刻薄，已非幽默，有何足取？張敞謂夫婦之間有甚於畫眉者，漢宣帝，不究其罪，此宣帝之幽默。鄭人謂孔子獨立郭門『曩曩然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此孔子之幽默。二，幽默非滑稽放誕，故作奇語以炫人，乃在作者說者之觀點與人不同而已。幽默家視世察物，必先另具隻眼，不肯因循，落人窠臼，而後發言立論，自然新穎。以其新穎，人遂覺其滑稽。若立論本無不同，故爲荒唐放誕，在字句上推敲，不足語以幽默。滑稽之中有至理，此語得之。中國之言滑稽者，每先示人以荒唐，少能莊諧並出者，在藝術上，殊爲幼稚。中國人最富幽默，雖勇於私鬥，睚眦必報，極欠幽默之態度，而怯於公憤，凡對於國家大事，紙上空文，官樣文章，社章公法，莫不一笑置之，此乃中國特別之幽默性，中國之永遠潦倒，即坐此幽默之虧。中國文人具有幽默者，如蘇東坡，如袁子才，如鄭板橋，如吳稚暉，有獨特見解，既洞察人間宇宙人情學理，又能從容不迫出以談諧，是雖無幽默之名，已有幽默之實。論語發刊以提倡幽默爲目標，而雜以諧謔，但吾輩非長此道，資格相差尙遠。除介紹中外幽默文字以外，只求能以『諛而不虐』四字自相規勸罷了。

我之幽默解

朱孝莊

幽者，隱也，微也，深而曲也，如隱士，可望而不可即。如「空谷幽蘭」，可嗅而不可取，如淡雲望月，如疏籬觀花。

默者，靜也，不語也，如「默存」，「默許」，「中庸」所謂「其默足以容」，合言之，即所謂隱語而兼滑稽者也。古來好爲隱語的，莫如齊之淳于髡，嘗謂齊威王曰：「海中有大鳥，集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敢問何謂也？王曰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彼此心照，義意瞭然，此之謂善於幽默。若此者歷來亦不乏其人，略舉數則，以作幽默的詳解。

「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子曰：『魚游從容，鼓鬣揚鬣，其魚之樂乎？』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又安知我之不知魚？』因相顧微笑。」

「齊景公有馬，圉人誤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彼死不知其罪，臣請數

之。』公曰：「諾。」乃舉戈臨之曰：「汝爲我君養馬而誤殺之；罪當死，汝使我君以一馬殺圉人，罪又當死；汝使我君以馬殺圉人，而聞於四鄰諸侯，罪更當死。」公曰：「釋之，

勿傷我仁。」』

『秦二世欲漆其城，秦大夫優旃曰：「佳哉，漆城蕩蕩，寇不可上。」二世聞言，大笑而止。」』

後漢先主時，天方旱，因祈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卽論罰。適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並行於道，謂曰：「彼欲行淫，吏何以不縛？」上問何以知之，對曰：「彼亦有其具，」先主悟，笑而釋之。」』

『晉元帝得太子，賜羣臣湯餅宴。殷羨進曰：「慶陛下嗣統之得人，愧臣輩無功而受賜。」帝笑曰：「是何言，此事豈可使卿等有功耶？」』

『唐安祿山叛後，每好作詩，以櫻桃寄子慶緒，詩云：「櫻桃一籃子，半紅復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羣臣曰：「聖作誠妙，但以末句與三句到轉，與韻更穩叶。」祿山怒曰：「我兒豈可使居周贄之下乎？」』

以上列舉的故事，謂其隱語也可，滑稽也可，幽默也無不可。必須聞其言語，快娛心脾，一加思索，隨大笑絕倒者，方盡幽默的能事。若談一故事，或作一文藝，甚至詠成詩歌，使人百思莫解，索然無味，那就不能謂之幽默，只可說是鑽不透的木頭吧。

幽默真諦

邵洵美

「幽默」真難解釋，也不可以提倡。提倡幽默本是最不幽默的事；反對幽默却近乎幽默。幽默感覺幾同天性表現；所異者，前者是經驗的鍛鍊，後者是天真的露示。二者一樣可貴。我們每見一錢如命的吝嗇先生，忽然拿出兩角小洋買幾塊醬豬肉來下飯，這是幽默。鬧新房，好像自己和新郎可以一樣的荒唐，也是幽默。弔喪盡哀，把死者大事丟在腦後，也是幽默。大概幽默者不以自身為衆望所歸；不自己的一言可以興邦，也不自己的一言可以喪邦。真正幽默又每想達到知足常樂的境界；到不如口口聲聲以道德禮教為言者，背後藏着個不可告人的野心。

幽默所以難解釋，大概是因為她有兩位同胞姊妹，面貌極相像，每易使人誤認：一位叫做「諷刺」，一位叫做「談諧」。諷刺比幽默潑辣，火氣太旺；談諧又比幽默狂放，可以不自負責任。

我前面說過，幽默感覺是經驗的鍛鍊；真像仙俠書里的青鋼利劍，火功不到，難奏神效；道行既深，便變得柔軟，竟然可以藏在耳朵里，如非入了邪道，決不出來肇禍破戒。

目前幽默倒也確乎有些入邪的現象，原因是俗人肉眼，誤把妖道認作仙俠，爲害匪淺。六三紀念日，某公把幽默和鴉片並提，一例須行打倒，也是眼睛不清楚的關係。

最近有兩位世界聞名幽默家的兩件韻事，倒可以拿來作解釋幽默的例子。

一是倫敦爲殘廢兒童籌款舉行拍賣時，裏面一張蕭伯納的明信片，據報載，內稱：『目前之世界不適于兒童之生存，何勿使此等殘廢兒童狂樂一日，然後乘彼等熟睡時，投之火中，使彼等超生天國之爲愈乎。』是以爲這不能算幽默，這是諷刺，至多祇能說是諷諧，最適當應作俗語所謂的『氣話』。

一是匈牙利西華滋氏來滬對記者的談話，他說：『中國人民富于幽默，余所不知；自來華後，方始了然。……原來幽默像盔甲，可以抵禦外侮。以前匈牙利屢受他國侵略，卒能保持獨立者，幽默之賜也。他國窮兵黷武，而匈牙利則遣派幽默之士，紛往他國，使此世界成一安樂之上。……余在印度發表幽默言論時，聽者非經詳細解釋後不能領悟；而中國人民則不待談論完畢，已可明白一切。……余在西貢時，曾會晤卓別麟，討論幽默，我們以爲世界如能設立幽默學校，則糾紛爭執，必將減少。』西氏並提議合集世界幽默會議，改進世界近狀；當必較現下之國際聯盟爲有效力也。西氏這席話，既非諷刺，更非諷諧，乃是幽默。原

來他說時誠心非凡，天真非凡；爽快裏有含蓄，自由里有責任。正像是最悲傷時的「破涕一笑」，說出來或許有些羞人答答，却是幽默真諦也。

與友人論寫幽默

海 戈

××兄：承賜來函，勸我少寫幽默文字，或竟不寫，或改寫小說戲劇。尊意以為寫幽默最易將筆調寫滑，成為笑林廣記，使人笑笑，別無意義價值；再不就成為諷刺，尖酸刻薄，如紹興師爺，不能有偉大成就。其次，偶或刺着別人疼處，徒惹人忌恨，結了許多私人惡感，結果亦無補於大局。

尊意甚善，謹此先為謝謝！

按弟學寫幽默，遠在「九一八」以前，至「一二八」始經常寫下去。其時，正值國事日非，幽默開始抬頭之際。試舉一例：當時大家心目中均痛恨日本，希望國內團結，而在事實上所表現者，則為不得不敷衍日本，乃致忍淚恭維，同時兄弟鬩於牆，內戰方酣。以此，平時所見所聞，一旦按捺不住，發為文章，其勢無法不幽默，於是幽默之風遍天下。待至全國一致，對外打起戰來，雖是幽默材料，仍然俯拾即是，大家却不願意再寫，都希望慢慢轉

好，納入正軌，卽或將來再讀此類文章，亦是太平幽默，有補於人生，而不重陷於沉痛。故其間，約有八年之久，弟皆未嘗舊調重彈，相反的，在鼓舞士氣，讚揚「前進」方面，弟亦寫過不少篇幅。但，勝利以後，從前種種希望，忽然逐漸消失，愈覺一天更比一天地糊塗起來，同時，爲了自己的必需生存，又不能不重操舊業，以作餬口的幫助，誠如老舍所說：「我不懂得寫作的人，爲什麼一定該餓死（大意如此，原文待查）？」在這時，你如要我重新學習一種作風，改變幽默化爲「正經」，一如閣下之正經，首先是時間不允許，其次，假如仍學到閣下之正經，在這樣的時代中，亦無非一幽默之資料而已，有何偉大之足言？這裏，又試再舉一例：如我們所共同訕笑的『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與夫最近的副總統選舉未定，「共軍」已打到寶雞』二事，但當初在開會議論的宋人與這次投票的國大代表，又何常不非常的正經也，此所謂閣下之正經，卽我眼中的幽默。

將「筆調寫滑」與「油腔滑調」，却爲一般正經學者厭惡寫幽默之考語，但此必非幽默本身之失，乃是寫的人的力量不够耳。如馬克吐溫蕭伯納之流，閣下幾時輕蔑過他們的油腔滑調來？尖酸刻薄，亦爲正經學者厭惡幽默之考語，常以批評魯迅之所以不能成爲偉大者。誠然，魯迅極少寫小說，尤未寫戲劇，以看西洋文學家的眼光評之，似不如人。然魯迅的成

就，不能因此而一概抹煞，則毫無疑義。魯迅謂「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我以為魯迅身當其時，遂使不得不尖酸刻薄。且也，在讀者看來覺得尖酸刻薄之處，在作者未常不是煞費苦心，沉痛下筆。吾人曾讀孟子，如問「以羊易之，不識有諸？」問「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何常不尖酸，逼到人的臉上去？但經前儒恭敬註釋，遂成聖經，無人敢道亞聖尖酸。又如「望之不似人君」與「隱几而臥」，背地罵人，當面以行動來為難人，又何常不刻薄？但似都能原諒孟子當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其間蓋亦確費許多苦心血也。

如謂怕刺人痛處，不寫幽默，其實閣下此語只說到一半，因為生在今世，寫文如怕刺人，最好不寫。我們只要稍事留心，便知兩年來，報館被打，被停刊，教授遭危難，參議員遭逮捕，查其原因都由說「正經」話或「正經」事而來，其中並無絲毫幽默在內。大公報的論調幽默否？未也。中央社的作風幽默否？亦未也。設閣下記憶猶新，大公報即曾被迫停刊三日於抗戰期末，而成都的中央社則在今年即曾被大學生們打過一次。

弟能力薄弱，文筆素差，但自寫文以來，亦曾如閣下所料，居然得罪過人，為人所忌。即如前說：一為自己的生活，不能不寫；二為心頭按捺不住，仍不能不寫；三明知要得罪人，亦仍不能不寫也。此即是「我本無心說笑話，誰知笑話逼人來」之意。

推而言之：卽如筆調當真寫滑了，寫成笑話，徒供人笑笑卽了，亦大是佳事，亦且功德無量。蓋時至今日，令人頭痛之事太多，令人笑笑之事太少，抑鬱過久，將來男的都變爲賣長沙，女的都爲林黛玉，對於民族衛生大有妨礙。故今年政府一開國民大會於前，以興奮大家精神，使中年代表們在會場噓噓打打，開點花，結點果，抬抬棺材，聽聽清吟，逛逛金粉，吃吃油大；再開運動大會於後，使青年英雄們在球場跑跑跳跳，唱唱舞舞，戀戀愛愛；依弟揣測，總統就職以後，下午或將舉行千秋宴，仿乾隆故事，集全國老年耆宿們，吟詩作賦，擊鼓催花：凡此使壯有所得，少有所愛，老有所安，亦大家笑笑之意也，夫然後各事擱平，風調雨順，何常無補於大局？

依閣下之意，必正經大呼曰：人民尙不懂選舉爲何物，開不得國民大會乎？戡亂期間，開不得運動大會乎？或說：既要開國民大會必得規規矩矩的開，不能出手打人，亦不能狂呼「要得」「滾下來」乎，非開運動大會不可，亦必節節省省的開乎？四川準備期促，成績不佳，可仿日本出席明年全運會辦法，託飛機攜帶十幾根竹竿去上海，便可節省五十億元以充實全川各校之圖書體育設備乎？我敢斷言，閣下誠如此正經呼喊，則不特無補於大局，且必更增加彼此頭痛分量，而被譏爲連政府欲使大家高興開心的政策都不懂得了，閣下安能濟入

學者名流或社會賢達之林？

雖然，幽默文字亦誠不易寫。確如閣下所云，最易流爲「滑稽」與「諷刺」二種，一不小心，則「滑稽」轉爲流滑，「諷刺」亦轉爲尖酸刻薄，均失幽默的意味。弟平生寫文，不願作強下定義，或「一，何謂幽默；二，幽默的時代觀；三，幽默與民主；四，……」之類，但，於此不能不有所解說。

弟意，最佳之幽默，以能引起會心的微笑爲上乘，故此只能就事論事，就文論文，其間並不能如幾何代數學之下定案。幽默之文字與言行，內中常含自然、天籟、與機趣，正以其如行雲流水，飄忽無定，一本自然，便易成爲流滑，亦即閣下之所謂不正經。過去林語堂老舍諸人，均喜談幽默（惜手中無書，不能列舉），而讀者對其論調，反不如讀其散文小說戲劇的印象之深，仿佛一落言詮，更增恍惚，有「你不說我倒明白，你說明白了我反而糊塗」之慨。然（仿佛記得）如林語堂論幽默時愛舉之孔孟，佛老，宋儒語錄，袁中郎兄弟之文字與言行，或記其與小兒女語等等，細細一讀，便知其中正含許多自然天籟與機趣，即林氏老舍魯迅之文字，能常常與人以會心的微笑者，莫不由此。吾人今日讀笑林廣記，每覺其不特有的僅能笑笑，別無意義價值，且有的還使人討厭，以致吾人未嘗承認其爲幽默文字，輒以

低級趣味目之。何則，以其中文字大多借生殖器來開玩笑，或引用孤鬼談諧，不敢正視人生故也。

諷刺和刻薄其實頗不易分，大抵諷刺有時尚使人忍受得下去，而刻薄往往直非使人生氣不可。至此，閣下恐將要舉出幽默實例了，其實細心如閣下，報章雜誌，所載幽默資料，指不勝屈，自會看得出來。

即如最近召開之國民大會，即一幽默；蔣主席謙辭大總統競選，亦一令人發出會心的微笑之事；章繩以小姐在國大會場中，勸男代表尊重女代表的一席話；青年黨主席曾琦宣佈該黨放棄競選總統副總統的話，與夫說副總統候選人的資格須備五德五要的講辭，及其本身這一番舉動，均可謂混身都是幽默解數。上述諸事，無一流滑，亦無一諷刺，更毫無尖酸刻薄之處，吾不知閣下的「正經」看法，又將如何？豈謂國大完全不該召開乎？然此說甚偏，且不合事實；謂非常的該開乎？閣下恐未必正經至此。章繩以小姐不該說話乎？則人家是國大代表，為何不該？其譬喻失當乎？然尊重女權，確該如此，古人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則「太（愛也）吾太（太太也）」，「正該「以及人之太」，如章女士之勸法，正合邏輯，且極為「正經」，故其結果，能化若干男代表之氣，而使那天的大會，

得到圓滿的閉幕也。設此閣下，以「正經」的口吻，罵那些噓噓打亂罵亂喝的男人代表曰：「你們真豈有此理！你們不能倚仗人多噓喝我們人少的女代表！你們懂不懂男女平權！你們懂不懂開會常識！」我恐此語一出，別人將不待你的詞畢，起而侮辱你，更愈增加男女代表間的糾紛，結果將更不堪問了。

夫國家舉辦一件事，使吾人得着許多的會心的微笑的機會，事過境遷，吾人又復心安理得，其較打仗爲何如乎？打仗卽爲一非常正經之事，閣下其同意打仗，抑同意幽默？

弟海 戈 四月六日

與友人再論寫幽默

海 戈

××兄：

昨日再承面勸不要寫幽默，因同桌中二友，均不甚了解此一事，故弟不願多談，卽擬退而另寫一篇，以求指教。又因我輩所爭辯者，似已不僅屬於你我二人的問題，而與此「偉大」的時代，息息相關，故仍借論語發表。

方今打出幽默招牌而繼續出版問世者，據我所知，似僅論語一種，復刊至今，竟已二

年。猶憶前年弟再向論語投稿，彼時頗爲惴惴，不知此種刊物能維持到三五幾月否？弟愛論語極深，對其壽夭窮通，固無時不在念念中也。迄今，「事實勝於雄辯」，論語居然繼續下去，並無停頓之勢。殆亦「時」「事」使然。

蓋論語雖以打出幽默招牌來站脚步，而並世其他刊物報紙，亦莫不暗中大量編排幽默文字，有的闢欄，有的專載，甚而道貌岸然，渾身是勁之「硬性」刊物，亦常有論語古香齋無上材料，致於政府公佈的皇皇大文，更多全篇幽默妙品。如說我們所習見的爲有意乎？則是論語同志；如爲無意乎？則其受時代的影響。當無疑義。同時，今日擺在我們面前的諸種事實，無論其爲中爲西，爲左爲右，爲野蠻爲民主，爲後退爲前進，均是雜然紛亂，不類不倫，其矛盾之多，荒唐之廣，離奇之甚，起伏之烈，均薈萃極致，花樣紛繁。在這時，我們如果能够從其中擇要鉤去，略加解剖，保留其本來面目十之七八，足以爲將來「太平」之後，自己整理的材料，或供有志寫作者的參考，正是我輩此時的責任。誠然，此時的事，由甲寫來，內中自會包涵甲的看法，由乙寫來，亦自有乙的主觀。不過這些看法主觀，事實上亦正受其環境的影響，大可不必強入相同，更大可不必如張鐵嘴扳起一張面孔一口斷定他人的未來禍福，指示迷津。且也，吾輩不過「強仕」之年，尙無子輿先生胆大敢云不惑；又加

上你我均在皇皇終日，爲油鹽柴米費却許多心思，如此，而言我以爲「中國要往那裏走」，我們的作風應該如何如何，我們應該領導青年如何如何，是與並世諸大人先生隨意喊出種種刮錢要命爭權奪位的口號有何二致？

閣下嘗言，抗戰以前亦曾爲論語寫稿，而今則無此心情。揣測尊意，想爲以前可以幽默，現在應該正經。然所謂以前可以幽默之時代，非「九一八」歟？現在應該正經，非「八一九」歟？「九一八」時，一般志士仁人，大呼什麼救國，其尤慷慨激昂者，且怪論語不該提倡幽默，大有「中國若亡，論語與焉」之慨，然而其時閣下固曾在論語寫文也，國並不因此而亡，閣下並不因此而墮犖泥地獄；現在，一般志士仁人，又在大呼什麼建國，其尤慷慨激昂者，却無人將責任卸在論語身上，其故便在彼此已進而尋找顯著之對象，而論語主編人時常閉窮，寫稿人埋頭苦幹，只是一羣老實文人，無組織，無團體，無野心，缺乏箭垛資格，亦幸而不負亡國責任，但中國亦絕不因論語之復刊而亡，當在閣下預料之中。

弟意，幽默與正經並非絕對相對亦非絕不相容之物，在人的生活中心，原是有正經亦有幽默的。終身幽默故不可能，時時正經又何常辦得到。世人所崇奉之教主，如釋迦，孔孟，耶穌等均非一面倒的人物。甚而如理學家之程朱，法西斯之希墨，唯物論之馬列，其一生之事

蹟，在在都含幽默氣味。我們不能震於其某方面之特別發展，遂將其人性中應有之幽默成份而一併抹殺之。閣下曾深深佩服魯迅翁者，彼亦係早期爲論語之特約撰稿人，亦有名文在論語發表，其後因勸林語堂多多從事翻譯，而發生齟齬，而並憎惡林式的幽默，小品，雜感等文，及其所主編之雜誌。我還記得（應是民國二十三四年的事，其時我在上海），魯迅曾有一信勸林氏應以翻譯外國大部頭書爲職志，林氏覆信謂渠尙年青，得多創作，還不到專事翻譯的時候。此二信均含意氣，蓋魯譏林不認真，林刺魯不能創造也。此外，大約魯林二人又因別的瑣事，終至各不相謀，意氣愈深，以至老死。二人之優劣，我們姑不具論。但，我們確知此二人均以幽默成名，林固不必說，魯之唯一傑作阿Q正傳，既辛辣且尖刻之雜感隨筆，與翻譯「死靈魂」等，皆非正經的尤非「假正經」的人所能夢見。然魯林二人交惡之經過，如站在在彼等竟以不惜毀棄十餘年之友誼的立場觀之，則彼此又都極具「正經」，是可見極能幽默的人，有時未常不是極其正經的也。

且也，生當亂世，如何正經法子？在弟確以爲是一絕大難題，如若必得拚棄幽默，必當活不下去。

譬如我們兩人，均僻處西南，所幹工作，均非自己所理想者，均在善自譬喻中以求度此

時代，此即是把自己整個投入幽默的筐子裏了，夫復何言！

又如，我們謀生之餘，所發爲文章，非楊非墨，亦揚亦墨，而在極端的揚墨派中視之，幾於毫無是處，兩方的冷豬頭於你我都無一份，在弟則早已立志不吃任何冷豬肉，我就是在這裏看，就是在這裏寫，我就是在此時此地如實的寫而已，我管它何來！

閣下那日於勸我時，曾謂前年曾寫長篇小說，寫及抗戰中的少壯軍官，甚贊其英勇之行為，而後來眼靠自己理想中的人物，一變而爲「劫搜」的幹部，遂決心將彼輩抽出，一概不要了。此語雖簡，由閣下講來，實甚痛心，但如果只是痛心，便仍會寫他下來，現在你却預備楊棄了，區區就以爲大可不必。此亦即是我們二人觀點不同之處。蓋人總是人，中國人總是中國人，彼時之中國人亦就是此時之中國人，不是魔術。那能一下變得過去？我們只是把他們寫下來，讓人看得出那是好的那是壞的，也就够了，也就是閣下所願達到的「正經」在其間再現，也就非常之的够了，你何必去做那不可能的幻夢呢？西諺云：「僕人眼中無英雄」，魯迅翁引前人句云：「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四川俚語云：「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我願閣下爲僕人，爲豎子，爲廖化，不必爲拿破崙，魯迅翁，關二爺也。

閣下所最耽心者，即怕弟愈寫愈「油滑」，蓋以油滑爲幽默之致命傷。

此語誠是。世人對幽默誤解者，便以嘻皮涎臉，油腔滑調，隨口哈哈，信乎接屁爲幽默，不知此種看法，連大觀園裏的劉老老也不如，當劉老老說「老劉，老劉，食量大如牛」的時候，也知扳着面孔，正正經經地講，假如她未說先笑，或者嘻皮涎臉，早已令黛玉寶釵等人惡心之極，那裏會大家爲之開口歡笑？說笑話，如劉老老我們不能不說他相當成功，但如果寫幽默，則劉老老實不足爲訓，蓋劉老老的主要目的在使既富且貴的史太君飯後消遣消遣，以免積悶停食，而我們就說目的罷，至少也在使大家看看現在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故復刊以後之論語，特多關於時事的作品，而這些反映的文章，幾全是諷刺，此固非幽默「正宗」，要亦時勢使然耳。

閣下懼油滑之代幽默，亦猶懼標語之代革命，此種現象，誠屬可能，然是否能够成爲東西，有其價值，自有一定的成果，何必過慮？更不必以正經爲幽默之剋星。

弟自信尙不致如閣下理想之壞，且亦努力於想寫點更像樣的更幽默的東西，因爲這個時代，的確太「偉大」了！

最近我在讀托爾斯泰傳，我在一八六五年一月廿三日手臂恢復的時候，給他的好友斐特寫一封較鬆活潑的信，頗和我這時的心情有些相似，我摘錄在這裏，以作此函的收尾：

要不要讓我告訴你一點關於我自己的驚人消息？馬把我從背上掉下來的時候，折斷了我的胳膊，暈過去，於是醒回來，那時我給自己說：「我是一個作家」，而我真是一個作家，可是個寂寞，冷靜一類的作家。過不了幾天，「一八〇五年」（「戰爭與和平」第一部的原來名稱）就要發表。請你仔仔細細的發表意見。我尊重你的意見和另一個人的意見，這是我越長成越不喜歡他的——屠格涅夫。他可是能理解。我覺得截至現在為止，我們發表的東西都是試筆，而現在正在印刷中的東西，我比以前的一些東西更喜歡它得多，却還是很單薄，凡是序言性質的不免如此。……

弟海 戈

再啓者，弟對於托爾斯泰尙有不少高攀之處：第一，他是貴族，我是平民；第二，他有田產，有牛羊，有肥豬三百頭，我確是家無三斗之儲；第三，他有自己專門寫作的屋子，陳設得極其乾淨利落，弟則……，不說也罷，但是我覺得真真努力能寫得出東西，倒不一定非具備這些不可的！你以爲如何？

弟戈·卅七、十、十三日

與達祖書

邵洵美

達祖兄：

我真抱歉，這幾天害你每晚長途跋涉而來我家，——我住在上海的最西頭，你住在最東頭，從你那裏到我這裏，換電車，等電車，軋電車，乘電車，至少要一個半到兩個鐘頭；同時，連下了兩天雪，我的門前已積水盈寸，假使皮鞋底裏有洞，便得脫了鞋子，赤足渡水。

——我們談今年論語的編輯方針，與時代書局的出版計劃，昨晚你走時，已快近十二時了。我們得到結論有下面幾件事：

(一) 恢復「論語」的短評或隨感，與「羣言堂」的讀者來信。我們須竭力鼓勵讀者合作。「羣言堂」全靠諸位的興緻，方能一天比一天熱鬧，論語的短評或隨感，也並不由編者包辦，所以還得請諸位協助。

(二) 逢到機會，我們要加添「書評」。以前的論語，時常刊載書評，但並非每期都有，此後依舊不勉強，有最好的書，最壞的書，本身幽默的書，或能引起幽默感的書，我們總設法發表些意見。諸位投稿，尤為歡迎。

(三) 預計每兩個月，可以出版一個專號，並不限定那一期。諸位有好題目，請隨時提出。題目可以有時間性，也可以沒有時間性。或者已經寫好了一篇得意的文章，把題材當作專號的題目，公開出來，讓大家對之發表些意見。

(四) 最近「羣言堂」裏，有人主張應當恢復「西洋幽默」。我們也早有此想，祇是西洋幽默精彩的也不多；同時還得要配我們中國人的胃口；每篇也不能長，最好一期可以登完。我們已留心了好久，有幾篇尙算中意，最近期內當陸續刊出。

我想贊成你所提出的所謂「叫好與叫座」的分別。論語所刊文章，大部份都能博得人家「叫好」；這當然全靠內容。不過也有一種讀者，喜歡「叫座」的文章，那便須仰仗作者的大名了。我們不能說，這完全是英雄崇拜心理作祟，因為我們看到了熟悉的大名，自會感到一種無名的親熱。所以我們在這方面，也從不使諸位失望。

文章本來重在作品本身。任你的名氣如何大，文章不好，除了在廣告上發生相當的効力——論語是難得登廣告的——讀來依舊不會滿意。反之，文章好了，不論作者有名無名，一般會受人擁護。譬如去年「病的專號」裏有幾篇文章，雖是老手筆法，署名却甚生疎，可是發刊以後，我們收到了不知多少讚美的信件。再譬如「周年紀念特大號」裏，沈有乾先生的

大作，故意署名申又虔，看到這篇文章的人，都算得沒有留心作者的名字。這篇文章是用外國人筆法寫的，所以滿篇是音同字不同的別字，聽起來比看起來更容易了解。不過我們却懷疑，外國人雖然看到了『乾坤』的『乾』字，會當作『乾濕』的『乾』字，字同音不同；但是他們那裏會認識這一個難得見到的『虔』字？在這一機關紛立，信仰毫無的時代，即連我們中國人裏面，有幾位也許看見了『虔』，會把來當作變相的『處』，或是附屬在『處』裏的另一個什麼組織的名目呢。

閒話說遠了，讓我再回轉來談編輯。我們這次對於編輯論語，會得這般興奮地討論，一半雖然爲了銷路日增，要用足心思來報答讀者的雅意；一半也爲了在目前的時世，像論語這樣一個態度明顯的刊物實在不多：人家既確信我們不會措了鎗枝，在動亂時期鼓吹革命；我們便樂得拿了筆桿到老虎頭上去拍蒼蠅。

我們一直說，編刊物難，編幽默刊物更難。其實寫幽默文章那才真難。大家慣常把寄來的文章比作原料；把編輯比作廚子，在固定的時期，燒好一桌酒席給讀者去享受。事實上，這個譬喻完全錯了。我們應當把作者比作廚子，他們還得去自辦原料，各顯身手燒好了佳肴名菜，到編輯那裏，編輯便無非是當差的，一盤盤，一碗碗，搬到貴賓面前；至多也祇能

比作一位賢慧的主婦，事先點些特別的熱菜，臨時湊些現成的冷盆，再在桌子上把來排列的端端正正，叫客人都感覺到她治家有方而已。

再說，正像一個菜館不能有名，一個刊物也最怕被人稱作老牌。菜館標出了川味，牠的乾燒魚，椒麻雞，早晚會叫人吃倒胃口。刊物標出了幽默，早晚也會叫人看得厭倦。即連世界最老牌的幽默刊物，英國的『笨拙』周刊，最近也受到許多人指摘，說牠『不像以前了』；又有人說：『雖然比了十年前來得有趣，可是不及九十年前那樣有趣』。美國老牌幽默刊物『紐約人』的主編羅斯先生，去年在紐約阿爾貢昆旅館，爲我送行的時候，也說：『雖然。我本人覺得，我們的文章一期比一期精彩了，銷路一天比一天廣大了，可是讀者却好像沒有以前那樣興奮。有的甚至來信責備我們終是這派老調，但是當我偶然刊登一些性質兩樣的文章，那時反對的信件又會雪片般飛來，痛罵我們改變了作風。看來，編輯幽默刊物，真是在償還前世的孽債……』。

我們的論語，雖然創刊於民國廿一年，以誕生的日子說應是小兄弟——『笨拙』已五千五百餘期，創刊當在一百年以前，『紐約人』大概在一九二五年左右創刊——可是我們受到的批評，與經過的困難，與他們如出一轍；看來這應當是編輯幽默刊物者必然的命運了。

你我雖然時常發這樣的牢騷，但是最近數月的來事實，不是十分可以樂觀嗎？讓我們在此地來談些生意經。據發行部的報告，兩個月來南洋方面的銷數，幾乎每期要加一倍。上期起吉隆坡代理人，一連來添了兩次書。同時直接定戶已從機關、學校、銀行、商號、推廣到了寺院廟宇。有一位滿面美容的長老，竟然親自到楊樹浦我們的發行所來訂購。這的確是個好現象。論語對民族精神健康的影響，已不亞於憲法的頒布了。憲法是諾言，而論語却是事實：二者固能並行不悖也。

最近讀英國培根爵士散文集，在「論叛亂」一章裏他說，在一個動盪的時局裏，爲上者對老百姓，「應給予相當自由，使鬱積與不滿化爲烏有，（惟不得太形侮辱或故示兇勇），此乃安全之道。蓋幽默不洩，則毒血內流，易結惡瘤而成絕症」。所以我們的論語，的確有益身心脾胃，難怪有知者來自動配服，以資調養了。

寫到此地，已嫌太長，辭句雜亂，我要和你說的話依舊沒有說出來。我的原意是當此歲首，想把我對編輯刊物的意見，再詳細對你說一遍，和你的意見，互相參證，定出一個顯明的方針來；誰知說說有說到幽默定義上去了。且暫休息，下次再談。

再函達祖

邵洵美

上次那封信裏面，本想把我對於編輯刊物的意見詳細和你討論；可是不知怎樣把話說遠了，要說的話竟然沒有說出來，所以今天再來和你談談。

說也奇怪，我很早對於發行與編輯就有了興趣。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間，大概是最後一年，我國宣佈參戰以後，那時我約十二歲，我和弟妹們，每天家塾散學以後，仿了日報的格式，把當天聽到的新聞或謠言，用一張三十二開紙，繕寫四份：一份給祖母；一份給母親；還有二份給住在我家的二位姑母，取名叫做『家報』。李姑母竟然還留着一份，前年曾經拿來看過。記得裏面有兩段：

『小喜阿媽（今註：我四弟的仍媽）昨天重一百二十斤，今天重一百三十斤。因為她將銀洋廿五枚，雙角子一百枚，單角子二百枚，銅元一仟枚，帶在身上，以便隨時逃難。』

『據專綠（今註：氣）氣炮並非綠色云。』

我一生的命運好像在那時候已註定了。同時出版和編輯論語，在那時候也已經有了預兆。

多少年來，可以說，我只是經營着出版事業。自己的刊物有時停辦了，便為別人的刊物編輯寫作，我對於國外著名的出版家和編輯的傳記，極為注意，也最感興趣。我還有一個癡念頭，覺得只要模仿了他們成功的經過做去，一定會有相當的成績。所以當我讀了英國新聞大王北巖爵士成功的記載。是從發行一種八開本週刊「回答」(Answers Weekly)開始，我便也曾經在某一年出版過一種八開本的刊物：「十日談」。我是失敗的。不過我對於他們出版的經驗，總是十分信仰。以下我所說的關於編輯的意見，便是參考了他們所發表的經驗之談而得到的結論。

(一) 編輯決不可和他的作者競爭。——一個編輯當然可以，也應當，在自己編輯的刊物裏撰著。可是他更大的責任，是要隨時能發現傑出的作者。編輯假使想模仿那身兼多職大人物，把重心移轉在他一個人身上，刊物遲早會送掉在他手裏。編輯刊物究竟沒有處理國事那樣容易。

(二) 編輯任何一種刊物，都得要有「趣味」。——這話有兩種解釋。一是編輯對他的刊物，應自身有真正的趣味。一是那刊物須要使讀者讀，感到趣味。最近美國大西洋月刊 (Atlantic Monthly) 九十年紀念號，編者對該刊出版經過的敘述裏，也說該刊所以能維持

到現在，全靠中間有過一次重大的改革，所謂改革，便是說，把該刊以前那種嚴重與呆板的題材及論調，都加以『趣味化』（當然不一定是低級趣味）。因為讀者讀了你的文章感到趣味，便不會再要讀你的文章，沒有人要讀你的文章，那麼，你的文章寫了和不寫一樣。還有最近美國新共和周刊 *New Republic* 也有一篇文章，起說星期六周刊 *Saturday Evening Post* 發行的歷史。據說牠的成功，完全是靠了創辦人固守的一個信條。這信條祇有兩個字：『趣味』。

『趣味』原是一切生命的推動力。編輯刊物的人也沒有一個不知道，可是有些人却誤會了，以為『趣味』與『正經』是對立的；於是故作正經的時候，便毫無趣味可言了。看看我國有許多禁條法規，好像『快樂是犯罪的根源』的確有心理學上的根據一段，我倒也懷疑起來了，也許他們錯得還可以。

(三) 定期刊物絕對不可脫期——定期刊物脫期，這種現象，在戰後已好了不少。原來讀者與他愛讀的刊物中間，自有一種感情。長久了，竟然成了一種習慣。所以刊物時常脫期，便好像交到了一個不守信用的朋友，一次兩次也許還肯原諒，次數多了，他們便完全失却了信任心，於是發生厭煩，甚至要起反感。爲了避免等候的焦急，他們遲早會放棄了對你

的友誼，而另外去找尋可靠的新朋友。當然沒有一個編輯願意叫自己的刊物脫期，正像政府的諾言每次都希望當真辦到。失信自有各個的苦衷，但是，好百姓總肯原諒政府，而讀者們却越好越不肯原諒編輯。

(四)編輯與讀者須澈底合作——當然，每一個刊物都有牠自己的立場。編者便在這個範圍以內，盡量去表現他的能力與技巧。但是一個刊物發行的時間久了，牠自會有一羣真切愛護牠的讀者。編者應設法和他們取得密切的聯絡，要求他們隨時發表對於刊物的意見。他們會寫文章，希望他們寫文章，他們不會寫文章，便希望他們出了題目，或借給材料，由我們代他們寫文章。那時候，我們中間的感情便會更深一層，逐漸建築起一個永久的友誼。這個祕訣也是大家知道的。任何一個刊物，都由編者來聲明，說是「公開的園地」。可是慣常的現象，也和政府大員屢次設立的「意見箱」一般，爲了意見太多，來不及看，便爽性把這許多意見關在箱子裏了。

(五)編輯應有豐富的常識——我常和朋友談起，我國上自政府官員，下至平民百姓，都好像缺乏常識。常識缺乏了，那麼，安分些的，對於一切事都會感到難以下手，而產生了依賴性，與推卸責任的習慣；活動些的，便會蔑視權威，復以自己爲「萬百曉」；結果很簡

單的事情被他們弄得複雜；很順利的事情被他們弄得蹊蹺。若能「事倍功半」還算是他們的微徠。國事一團糟，這也是一個極大的原因。尤其是論語的編輯，常識非豐富不可。文章題材從國家大事到家庭瑣碎。稿件性質，有文字沒有圖案，文章體裁，用白話也用文言。你都須懂得鑒別。你應當了解新詩的優點與舊詞的好處。你應當知道外國的生活與中國的習慣。你更應該明白爲什麼有人要做官，又有人肯做老百姓。你也應當清楚爲什麼美鈔黃金有時危險有時不危險。你還應當接觸鈔票白米，早晚的市價，昨今的價值……老實說，做一個論語的編輯，比了做一個獨裁的元首，要難得多呢。

上面是我對於編輯的意見，給你參攷。其實我們每次見面，說的也無非是這些話。不過，此地一條條寫了下去，看起來比較清楚。

當然，編輯論語，還有一個基本的大前提。論語是一本幽默刊物。我國也祇有這樣一本幽默刊物。編輯論語自應澈底明白「什關叫做幽默？」（寫到此地，我好笑起來。這真是個大矛盾。世界上還有比去澈底明白什麼叫做幽默，更不幽默的事情麼？）

論語自從出版以來，我們已不知寫過多少關於幽默的文章。從外國幽默說到中國幽默，從古代幽默說到現時幽默。幽默的定義，解釋，例子，文選，真是應有盡有。可是依舊還有

許多人弄不清楚。

因爲諷刺與幽默中間的界限，實在太含糊了。我們提倡幽默，却不願鼓勵諷刺。前者存心忠厚，後者處心冷酷；態度性質，根本不同。記得你有次說：『寫幽默文章，正如名廚製菜。原料放在鍋裏，一炒取出是謾罵；二炒取是諷刺，三炒取出方是幽默。三者的分別，味道幾乎一樣，祇是謾罵生辣，諷刺半熟，幽默則火候已到。再炒下去，又會變成滑稽，爛熟無味矣』。你如此分界，可見道行已深，不知發表出來，大家會不會一看便明白？